

徐醒民先生講

詩階述唐選講
(下)

雪明講習堂印行



詩階述唐選講（下） 目錄

十、行經華陰	一
十一、訪戴天山道士不遇	一五
十二、春日與斐迪過新昌里訪呂逸人不遇	三三
十三、題破山寺後院	五一
十四、禹廟	六五
十五、秋登宣城謝朓北樓	七九
十六、渡荊門送別	九三
十七、山居秋暝	一〇九



詩階述唐選講（下）

徐醒民先生講 儒學弟子記

第十講

行經華陰

岧嶢太華俯咸京。天外三峰削不成。
武帝祠前雲欲散。仙人掌上雨初晴。
河山北枕秦關險。驛路西連漢畤平。
借問路旁名利客。何如此處學長生。

這一首詩題目「行經華陰」，作者是崔顥。崔顥在唐家，他作的詩雖然不多，可是很特別做得非常好，比如說後面那個黃鶴樓，那一首詩貼在黃鶴樓上，後來李太白大詩人一看，都不敢再和他的詩，就不敢再繼續作了，可見他的詩是非常好的。

那麼這一首是他旅行經過華山，陰呢？山的北邊叫陰，華陰就是華山之北，經過那個路是在華山北邊。經過那裏幹什麼？經過那裏是到咸陽去，古時候唐家京城的所在地。經過華山，華山古時候，當然在中國是大山，那有五嶽，五嶽之中的東嶽泰山是最尊貴的，在西邊西嶽就是華山。在華山，上古時候有很多修道人住在華山裏面。那詩人經過這個地方，靈感就來了，題目叫做「行經華陰」，作了這首詩。

峇嶢太華俯咸京。天外三峰削不成。

這個是起聯，第一句「峇嶢」，峇嶢就是形容這個華山高的這種情景，高到什麼樣？高到沒有辦法攀到那個高峰上去，高不可攀的，叫做峇嶢。詩句開始，它這個造詩的、作詩的造句法，跟普通文章造句法不一樣，開頭就把峇嶢這兩個字搶在前面。搶在前面，這指的誰呢？下面就是「太華」，指的就是華山。華山的那個高，那麼高峰的這個華山，「俯咸京」，俯就是低著頭往下看，看著什麼呢？看著咸陽那個京城，那個精華的地方，俯看京城。這一句，就看這一句就把華山的氣象點出來了。你看在古時候形容天子所在的京城，就是形容九重天，京都是人間最尊最貴的

地方，天子所居的地方。可是雖說天子所居的地方，這個華山還是俯看，這一句話當中就不得了了。再呢，你看這一句當中有起承的轉折，太華是個主，咸京是配的，以咸京來襯起華山那麼高。那麼高，不僅僅是高，它一個俯字，這當中就大有文章。你說京城雖是人間最尊貴的，但是跟太華山一比的時候，京城並不怎麼尊貴，還是渺小得很，這個詩的涵義都在這裏面。

下面講「天外三峰削不成」，太華山，山上有三個主峰。主峰，這個參考裏面有講的，有蓮花峰、明星峰、玉女峰這三峰。三峰當然是高，高的什麼呢？高就是高出到天外。什麼叫天外？就是在這個大地上一看，沒有任何一個東西比它更高，只看這個山峰在天空當中超出在天外，是最高，天下沒有比它再高的，這是三峰。那三峰再加上是天外是形容這個山峰的高度，那麼「削不成」呢？是形容三個山峰的形狀，山峰形狀怎麼樣呢？就像刀子削成的一樣，非常陡峭、筆陡的，就像鬼斧神工把它削成的那樣陡峭。可是詩人反過來說，反過來說這一般人認為這個峰好像是用刀子削成的，他不相信。他說沒有辦法的，不是人工、不是鬼神的這種能力可

以削得成。三峰就是這個山峰，天然的這個樣子，所以削不成。它典中又有典，他借重一般人家說的這個典，而又反過來說，不像現在典所講的、不像典故所講的是用刀子削成的，這就更有味道了，比那個更深入一層了。

接著是領聯，領聯就寫這個華山。起聯這兩句，華山、咸京這兩個事情，兩個地點。領聯就專門寫這個華山。華山山上有那些建築物、古蹟。

武帝祠前雲欲散。仙人掌上雨初晴。

這個詩人經過，往華山上面看，看的時候，山上有「武帝祠」。武帝祠就是什麼呢？漢朝的漢武帝，在山上所建築的叫做巨靈祠。巨靈的那個建築物叫做祠，就叫武帝祠。因為漢武帝到後來他想學神仙，學神仙，他要建築這個祠，他想學長生不老，在山上建築這個巨靈祠。那麼「仙人掌」呢？仙人掌是華山上面東邊的一個山峰，山峰上面特別，好像五個手指印在上面，那個手指掌，掌印在上面，就好像一個人一掌印在上面，有五個指頭的痕印叫仙人掌。傳說當中那個東峰，上面那個高峰，那有那麼大的手掌印長得跟手掌一樣，是古時候的仙人在山上拍了一掌，留

下那個痕印下來叫仙人掌。看見華山上面這些古跡跟那些傳說的神話在那上面、那些東西，這是寫山上的那一種風光。

武帝祠是指示的古跡，武帝祠前「雲欲散」，寫當時這個氣候的變化，氣候的變化雲欲散，本來是下雨，而雨已經下停止了，山上那個雲彩，它的雲還在。雲還在，欲散，好像慢慢地往外散了，煙消雲散，慢慢散了。欲散，還沒有散，還有，還有那就不用一個「欲」字，欲字用的好啊，欲字就是形容那個雲很活動的，正在那裏慢慢地往外消散。雲欲散這一句話，那不是大畫家畫不出來，普通的畫家只有畫一個雲彩，畫雲彩只畫了一個雲，雲死板板的在那裏，要是真正的高手畫出來的雲，好像這個雲在那裏活動的，不是大畫家畫不出來。你看他這一句話「雲欲散」，用一個欲字在那裏就知道，要散還沒有散，慢慢在那有散的意思，你看這一句話，到底他用過多少推敲的功夫才下定這個字？「仙人掌上雨初晴」，在仙人掌上，雨啊，剛剛晴了，雨停止了，天氣放晴了。怎麼知道是放晴了呢？是看那個雲，雲在那裏散，這兩句話是上下對照的，也是一副對聯，「武帝祠」對「仙人掌」，「前」

對「上」，「雲」對「雨」，「欲散」對「初晴」，這兩副對聯很工整的。兩副對聯就把華山上面那個古蹟，綴以雲欲散、雨初晴，當時的天氣變化，寫得非常生動。因為他是經過華山，經過華山等於看見華山這山嶽靈秀，描寫它的氣象、華山的這個風光，以及包括古時候那些建築物、仙人掌的這個痕跡，兩句話十四個字都包含在內，看起來就是生動的一幅畫。

第三副聯子就是脛聯，脛聯就寫平地上面。上面那一副聯寫高處，寫的文法都是有變化的。它這下面是平地，平地是遠處，那就不同了，那意思上就有變化。

河山北枕秦關險。驛路西連漢時平。

「河山」，這個河寫的是黃河，黃河帶這一些遠近的山，講這河山。這一路上從「北枕秦關險」，從北邊看，河山綜錯趨北，橫枕險要之秦關。往北邊一看，又是河又是山，這一路上是枕的河山，這個「枕」字，枕字也是詩眼，也是形象化，枕在那裏。枕在那裏是什麼呢？是秦關，秦關在春秋戰國的時候，是在秦國、在西邊，就是在咸陽那一帶廣大的地域。因此秦國的那些關卡、關險，在咸陽以北有潼關，

咸陽以東有函谷關，這個都叫做秦關，也不一定指的是那一個關。潼關有潼關的險要，函谷關有函谷關的險要，有這個險字，用這個險字也是詩眼。鎮住，就以秦關這些關，鎮住一路上這些山河，連河帶山有這個關卡，關卡在那裏鎮住。鎮住就是說咸京那麼險要，保護咸陽那個京城。

「驛路西連漢時平」，驛路連綿而西，就是從華山以北這個平坦的大路，一直往西邊連，連到那裏呢？連到這個漢時，從秦始皇一直到漢家，漢家的這個時。漢時就是漢家祭祀用的建築、一種神壇。在古時候祭祀祭五嶽的時候，祭西嶽，西嶽華山祭的是白帝，西方是白帝。祭白帝的神壇叫做漢時，漢家祭祀的神壇。那麼從這個驛路，所謂驛路是古時候政府裏面傳遞公文書，一站一站的來傳遞的。比如說我們拿台灣做個例子，從台北往南，往南下這個傳，台北、桃園、新竹、台中、台南，這一站一站的，每一站它設的有人，那麼從那一站傳來的時候，騎著快馬騎到這邊這一站，到這一站接力，接到這個之後，再送到下一站，下一站到下一站，交給下一站這個人就回來，那麼下一站又接著往下傳，這叫驛站。驛站這個路叫做驛路。

驛路西連，這個驛路一直往西連，連到這個漢時，就是一路平坦的大路。上句叫「險」下句叫「平」，這句法都是互相對的，對聯都是如此。那麼這是講平路，西連漢時，講漢時，拿古時候的建築物就代表當前唐家的這京城，這京城咸京就在那裏。你看看這個文字的結構，你看這二副聯子是講這個太華山，第三副聯子是講「俯咸京」的咸京，你看人家的文法、結構都這麼嚴密。

到最後結聯了，結聯講什麼呢？旨意，大旨意就是在結聯。

借問路旁名利客。何如此處學長生。

「借問」這兩個字，借問是唐家的，唐人寫詩常常用到，「借問酒家何處有」，這是借問，類似的句子很多。借問就是請問的意思，請問這個路旁，路旁什麼呢？走路，在路上，既是這個大路，這個大路一直通到咸京，當然路上來來往往的人太多。就是我們現在的高速公路，那一天到台北多少人，那車子就如流水、馬如龍，現在沒有馬有車子，就跟流水一樣，那真的是跟流水一樣，比流水還要密還要急。那麼在古時候，通往咸京的那個大路來往的人好多，這個崔顥當然也是來往也是到

咸京。他是借問路旁這些人，你要問這些人幹什麼呢？這些人目的不外是兩個：一個是為著名，為著名是考功名到京城裏面去；一個為的利，來往做生意的。或者是功名，功名也是包含這個利，有功名就有利，做了官就有利就有財富，不外乎這兩個——一個名一個利。我們修道的人最怕的就是名與利，名與利，我們修道要出六道，要解脫六道，這個名利就把我們往六道裏面去拉，就叫我們不要出六道，不要出六道就為名利這兩個字，你看看多可怕。這個崔顥了不起，唐家這個詩人，他是在唐家什麼呢？詩到唐家這個境界，他的文法、藝術登峰造極。中國的佛法呢？到唐家也是最盛的時候，所以唐人作詩，唐家詩人不管他信不信佛教，他對於佛法都了解。當然崔顥他對於佛法也了解，因此講「借問路旁名利客」，這兩個字下得好，來往的這個大路上無非是為了名為利，這些旅客就是這兩種人，人太多，就是這兩種，不外乎這兩種人。不外乎這兩種人，就借問他：你們來來往往的，這麼辛辛苦苦到咸陽去，「何如此處學長生」？何如就是一句反問話，把這說實在的話就是不如，你們這樣辛苦經過來往到咸京這樣，不如就在此處，此處就是這個華山，在此處幹什麼呢？學長生。他這是不用佛法，是用道家的，道家是求長生不老的。

中國這個道家是有一套，他這個學問有相當的功夫，比如說佛法在印度，印度那個雪山，雪山也是，喜馬拉雅山這一系統下去，在那個雪山裏面有很多高人、有外道，他學的也是長生不老，他有很多功夫。釋迦牟尼佛在出家之後，也跟那些外道學過，後來發現那個不對，那不是究竟的，然後自己在菩提樹下，就立志重新來學，學佛法，學無生法。無生，就是你要想解脫，先要把這個生滅法，不要講究生，然後就沒有滅。就是孔夫子講的，子路問：敢問死？孔子說你「未知生，焉知死」。你還不了解生滅法，你怎麼能夠知道無生法呢？《論語》這一章誰能夠解釋得出來？他解釋不清楚他就是反對了，所以在大學那些教授們一邊講《論語》，一邊反駁《論語》，反駁孔子的話，說孔子不講生死、不講鬼神。不是孔子不講生死，是你講的人不了解孔子那個學問，孔子的學問就是跟佛法是一樣的，講無生法。這裏崔顥是用道家名詞，道家是講長生法，長生不老的。長生不老，他的功夫不究竟的，不究竟，他的確有相當的道理、相當的功夫，他可以修幾十年、幾百年不死的。修道幾百年不死，不是我們肉眼凡夫可以看得見，在華山裏邊那些老道人多得很。儒家也有，也學儒也學道，就那個陳搏，陳搏道人他傳授《河圖》、《洛書》、《太極圖》，

比如說儒家的《易經》《太極圖》到後來失傳。陳搏的《河圖》《洛書》，一直到宋朝研究傳出來，那些人都是了不起的高人。所以在華山裏面學的那些道家的，很多高人都在裏面，學這個長生不老的法。就我們佛法來講，長生不老不是究竟的，沒有什麼高明。但是就世間俗人來講，一般的功名富貴不過幾十年，一轉眼的時候名利什麼都帶不去，兩眼一閉的時候，兩手一伸的時候，甚至於兩腳一伸的話，這個名再多、利再多也沒有用處。

那麼那些學道的人，這個道家在華山裏邊，在那邊神仙看著人間這實在沒有意思，崔顥他就說：你不如在這個地方，你把那些名利心壓下去、止住，你在這學學長生不老。你能不能學長生不老？世間的那些名利，看起來就是俗氣得很，不值得去追求，了解這一點，學道就好了。他就不是塵世俗人的一種知見了，他有一種很飄逸的、很灑脫的那一種道的氣氛了，所以後面這一聯，它的主體是在此。主體在此，跟上面你看看，上面那一句話多麼重要，「崑嶠太華俯咸京」，他為什麼俯咸京呢？咸京，你想想看，從秦始皇到這個漢家、到唐家，就算是幾百年，在修道的人，

成道的神仙一看的話是渺小得很，時間短暫得很。你人間的帝王，帝王又怎麼樣呢？帝王怎麼死？該怎麼死還是怎麼死，死的時候比一般人還要痛苦。一般人沒什麼，沒有什麼名，沒什麼，死了就死了。那些帝王富有四海，貴為天子三宮六院的，一呼百應，何止百應，千應萬應的人那麼多，那樣的享受，那樣的權力在那裏，這一下子死了，怎麼放得下？放不下還是要放，在生死關頭比誰都要痛苦。在那個華山上道人看起來，這些是苦惱，太苦了。在我們懂得佛法的人看來，那裏真正是大苦的。所以那個詩人寫詩，這就是詩，詩裏面就有道。不過他這個詩的道，他不是說教的，他用這些描寫得很生動的華山這種景物，再配上咸京那種人事上面古今的變化，那種當時候一般人所熱衷的權利等等，配合起來叫人家能夠放得下、看得破。學佛法學道最重要的就是叫人家看得破放得下，詩的主旨就在此。

文法及格局大家看看，起聯是講華嶽凌空，峰勢崎峻，華嶽凌空這個峇嶢、這個天外三峰，那個奇峰。安鎮咸京，安鎮、鎮住這個咸京，所以得以雄據。中國的帝王是不得了的，看帝王建築這個京城，他要看山河這種氣勢，他就建築在那裏。

領聯呢？就是武帝祠、仙人掌，寫太華山西嶽的風光，這是從遠遠遙看。脛聯呢？漢時、秦關，環周的古跡是從遙想。上面領聯是往上看，遙看，這遙是往上看。脛聯呢？寫漢時秦關，是環周的古蹟等等，是從遙想、從平處往遠處想，不是眼前能夠看的，不看可以想像的。結聯是華陰道上，華陰道上名利馳驅的那些客，名利客人。仙境當前，是勸告這些名利客人，你走到這個地方，你當前是神仙的環境，感嘆不知道能夠止在這裏，還是來往的那麼奔馳，是歎那些人。當然詩人知道了，詩人可以知道他又能夠止住，可是那名利客不能止，所以感嘆，這是一段。

下面這一段講領聯從高處寫山的境界。脛聯呢？向遠處寫路途的風光。起聯呢？是寫這個都邑，記這個都邑，名都大邑。這個結聯呢？是點出人烟，人烟是這個名利客。這些格局，他的筆法那裏起、那裏結，中間這些結構，好好地把它記一記、想一想，然後你欣賞人家的詩、自己作詩，就知道方法。這一首詩是很不容易的，你多念熟了，你記在心裏面，然後你就得到它的用處了，包括了文法，最重要的包括它講的意思。這個意思寫的就是勸人家修道，道是最重要，人間這些名這

詩階述唐選講(下)

些利再多，都是塵世間，俗氣得很，主體就在此。

第十一講

訪戴天山道士不遇

犬吠水聲中。桃花帶露濃。樹深時見鹿。溪午不聞鐘。
野竹分青靄。飛流掛碧峰。無人知所去。愁倚兩三松。

這是李太白做的〈訪戴天山道士不遇〉這首詩。學詩就要學詩的這個境界，你看李太白，跟他來往的人有的是道士，像這一類的。這一類幹什麼呢？這一類就不像在世間那些俗人。俗人，你看現在看得非常明顯，我們修道的人當然是不同，不是修道的人，他在世間上工作、一切的生活，你爭我奪的，都是為著那些名、為著利，有權力慾望，為著那些東西。雖然大家都講：我是為著國家、為著民眾的。他也是這麼說，他也是，結果誰是真的？真正的中國文化，孔子是「祖述堯舜，憲章文武」。堯舜文武這都是聖人，他們才是真正的為著天下老百姓來辦事情的。堯舜都是那樣簡樸，自己清苦、刻苦得不得了，辦的事情都是有利益天下人民的。到

了後來或自己年紀老了，也把這個位子交出去，禪讓天下，那一點都不是為著自己，不是為著自己的名與利。現在一般人，整個與那個背道而馳的，不只現在，過去也都是如此。所以李太白他訪戴天山道士，道士他就是不一樣，他在山上修道。戴天山在那裏不必考了，這是一個根據，在綿州，綿州是在現在四川，在四川那個地方有個戴天山。因為李太白經常到四川、又到內地來往到處跑，他到戴天山上去訪那個道士，訪道士沒有遇到，那個道士沒有在山上修，他當然住的有個地方，沒有在那裏，出去了，出門了，是沒有遇到。沒有遇到，像這種詩很難作的。比如說我們去訪問一個朋友，朋友不在家，什麼話也沒有講，作篇文章怎麼作法子呢？很枯燥無味的。所以這一首詩給各位講講，讓各位了解一下，好的詩文是無中生有，就看各位自己懂得不懂得這個方法了。學會李太白這種方法，你自己寫詩、自己作文章就可以知道無中生有，而且這個有生出的時候，非常生動非常好，他這一首詩好處在此。

這都是四副聯子，四副聯子第一副聯子是起聯，起是起頭，開頭的第一副聯子。

犬吠水聲中。桃花帶露濃。

他開始寫的時候，這個本來是不遇，是一片冷清的這麼一個局面，你看一開始寫的時候，這就不尋常了，就不簡單。這個不尋常在那裏呢？你看這用詞造句就是什麼呢？「犬吠水聲中」這五個字，犬，比如說聞那個狗在叫，聞這個狗叫有什麼好聽呢？汪、汪、汪……，各位聽聽這個狗的聲音，有什麼好聽呢？犬吠。可是你看他這個「犬吠」加上「水聲中」，水聲中三個字用得好。犬吠狗這個聲音叫啊，加上山上流這個水嘩嘩在響。比如說我們一個人在高山的時候，發出一個聲音叫那個聲音傳，從這邊傳到山那邊，那邊山再有回音傳過來，山鳴谷應。這種犬的聲音再伴著水聲這樣傳過來，那種聲音很清脆，這種聲音，這個犬叫的聲音就不俗了，犬聲音都不俗，你看道士當然不同了，連那個犬的聲音都不俗氣，在水聲中，這一句你看看，普通的人作詩，這一句就造不出來。

「桃花帶露濃」，他是訪道士，走在這個山上，在山下的時候聽到犬吠，那麼他什麼時候去呢？早晨去的。早晨去的時候，早晨有露水，露水的話，在一路上，從

山下這一路所看的是桃花，當然是指春天。桃花早晨帶露濃，上面有露水，露水落在桃花上面。桃花上面有一點一點的露水，很濃厚的。你看這個景就很好，在早晨這個桃花上面、這個花瓣上面有很多露水，有露水，這個桃花就顯得更鮮豔，加上露很濃的，這代表早晨這種有露水、這種很清的一種氣氛，空氣當然更不必說，不像我們在城市裏面看見那種煙霧，它這種是山間那種清舒的氣氛。這兩句話，就把道士所居住的山上的那種氣氛表示出來，這是超塵脫俗的那種氣氛。

樹深時見鹿。溪午不聞鐘。

那麼走著走著，除了看見桃花帶露、聽到犬吠水聲之外，還有看的，看見什麼？「樹深時見鹿」，再往裏面走，漸入而樹漸深。從山下往山上走，山下看不見鹿的，當他往裏一走，走到愈到裏邊的時候，愈到山裏面的話，這個樹越多，叫樹深，山上的樹木越多叫樹深。樹愈深的時候，那個野外的鹿常常的出沒，一下從這個樹裏面又竄出來了，看到之後又跑到裏面去了。時見鹿，不時的，沒有一定的時候，走著走著又看見一隻鹿，過些時候又看見一隻鹿，就樹深時見鹿。看見鹿這也不容易，

古時候沒有什麼，除了大富豪家裏有大的庭園，有養奇珍異獸的以外，普通人看不到，沒有動物園。那現在我們可以，到處有動物園，各種野獸可以看到了，那時看不到。看不到的話，走到山上樹深時，見了這種鹿就很好了，這一天當然是很歡喜。

再呢？「溪午不聞鐘」。溪午，就是穿過山上那個溪流，山上，有山就有水，山上那個溪水往下流，叫溪。那麼過這個溪，溪午什麼呢？溪上日影已午，這個太陽已到了日正當中，已經到了午，中午的時候了，不聞道士敲鐘。中午的時候，在這個修道的人，佛家也是這樣，道士也是這樣，都是敲鐘，這佛家是中午上供的時候，寺廟裏面常常有敲鐘，道士也敲鐘。這個到溪午不聞鐘，假使這個道士在家裏的時候，要吃午飯了，吃午飯應該敲鐘有鐘聲，有鐘聲就知道是道士會在家裏，但是現在你懷疑，已經是中午了，走到溪邊看見那些，想想，看看是日正當中，到了中午還是沒有聽到鐘聲，沒有聽到鐘聲你就感覺心裏有一個數了，道士在不在家就不敢想了。但是沒有到還是繼續就是去啊，走著走著，走著到了，到了這個道士的居處。

野竹分青靄。飛流掛碧峰。

「樹深時見鹿，溪午不聞鐘」是在從山下往山上走的這個過程，所見所聞的心裏所感想的事情。第三副對聯「野竹分青靄，飛流掛碧峰」，這是到了，這個次序，你注意它寫這個次序。到了道士所居住的那個地方，那當然是在高山上，高山上，果然是不必講道士不在家，為什麼不必講道士不在家？你看，如果道士在家的話，當然一定是就進到道士的屋子裏面去了。那麼這個道士不在家，不在家他就沒有進到屋子裏面去。沒有進屋子裏面去，他來這一趟好不容易，要很長的時間。多長的時間呢？他這裏沒有說半天的時間，你說半天時間，你怎麼知道是半天的時間呢？你看上面桃花帶露濃，不是早晨是什麼時候？這是早晨才有露水未乾，假如中午的話沒有露水了。這是一大早他就出門，李太白不知道住那個地方，從那住的地方出來，再到戴天山這個山腳下，看這個桃花的時候，又要經過很多時間，說不定一大早天還沒有亮就出門了，所以到山腳下他才能看見桃花帶露濃，這是很早。很早，到了溪午，這不是說明嗎？這中間都是一線貫穿的，把這時間就帶出來了，他沒有

說明，這是用個文字表現出來的。

那麼這個就是到了，到了你看你想，這個是從很早很早就出門，就是從山下上山，上了這個山到達目的地了，結果不在。不在，你想這個時間這麼長，好不容易來這麼一趟，來了這一趟這個主人不在家的時候，是不是馬上就走呢？我們想說我們自己去拜訪一個朋友，老遠的來了，朋友不在家，我們也不會馬上就回去，我們心裏總想也許他在附近還是到什麼地方，我們要等一等。在等的時候，先在門外，門外看一看。假如說我們要是在城市裏面訪問人的話，在城市裏，現在城市沒有什麼趣味，朋友家的門口就是有個門關在那邊，按了門鈴沒人，裏面沒有人應，沒應就該出來，你站在門口妨礙人家的交通，車子來往危險得很，他沒辦法等待。那麼他在這個山上等待還有趣味，還可以欣賞。欣賞外面就是「野竹分青靄」，它是在山上、高山，你看寫這個山上，下面是桃花，中間是這個山中是有樹深，不知道什麼樹沒講。高山那個竹子，道士種的竹子，山上竹子，「野竹分清靄」，氤氳凝罩。山上有竹子搖動，而且山上一片雲霧，有山嵐、山氣，山上的一種霧氣。這種霧氣

瀰漫著山上各處都是，而那個霧氣太深、太重的話，看都看不出，辨別不出什麼東西。比如說我們到了台灣那些高山，高山你走在山頂上看，有時候飄來很多的霧，濃霧很多那叫做青靄。青靄是一片山上配合青色的那種煙霧，有煙霧看都看不清東西，可是有竹子，竹子在那裏風吹動的，風一動的話，分清楚，可以看見一個東西，這就表示有竹搖動，用野竹——山上野生的那種竹子，可以分清楚那個青靄。這欣賞山上那種雲霧的氣氛，山上那個景，這也很難得。

再呢？「飛流掛碧峰」，飛流，就指那個瀑布，瀑布是從上面往下流的。飛流這兩個字，這個名詞比瀑布還活動。這個流水，流水平處這個流是平緩的，緩緩的流；它這個從高處往下是直線式的，垂直的往下流。垂直的往下流比平處那個流更快，流得那麼快的話，他用一個字用「飛」，用飛，流得像飛那樣快，飛流。飛流還不算，下面用個「掛」字，掛在碧峰上。這個飛流，飛流這個流水當然流得不斷的，從高往下流。在他視覺裏面，從眼睛視覺裏看，好像這是一匹流動的瀑布，從上面掛在那裏。這「掛」字用得好，他這是一個詩眼。掛的什麼呢？飛流掛碧峰，

流水從高處往下，披掛在那個高峰上，掛在那裏從上往下飛的那樣流。那看這五個字，各位你把這五個字念熟了，造句你看一看，這個又自然而又活動，裏面包含了這個景，你看太好了。那麼他是在這裏欣賞，一邊在欣賞一邊在等，等這主人回來。

無人知所去。愁倚兩三松。

等主人回來的話，「無人知所去」，等著等著，再問問跟道士住的，也不只道士一個人，道士也有鄰居，跟道士志同道合的人也有，問問別人。問問別人什麼呢？無人知所去，沒有人知道這個道士到那裏去了。就跟「松下問童子，言師採藥去，只在此山中，雲深不知處」，那個意思，那是四句詩，表示那一幅景。他這裏是用「無人知所去」，跟那個不算同，他還有問一個童子，問童子，童子不知道。他現在問問鄰居、問人，沒有任何人知道，不知道他去到那裏。不知道到那裏去的話，那麼他現在是應該等了很久了，應該要回去了。

回去，你看這個最後這一句「愁倚兩三松」，這個愁字，心裏發愁了。心裏怎麼發愁呢？來訪問的時候總是希望訪問到主人，總是想見到主人。見不到主人的

話，又希望見到主人，又不能，也許啊，心裏發生一種矛盾的心理，就怕我這一走的時候，剛剛走得不巧，剛剛走這主人就回來了，還再等一下，也許稍等一下就回來了。等等了，再稍等一下，你等了幾分鐘，再等他幾分鐘又沒有回來。沒有回來，想想時間不早了，想著回去吧，又恐怕這時候走主人馬上又回來了。就一邊一再延遲，一再延遲，你怎麼知道他一再的延遲呢？你看，下面看「愁倚兩三松」。倚是倚靠，倚靠兩三松，無人知所往，故倚松愁待，數移不去。從「兩三松」這幾個字，這三個字去推敲去想像，他原來在道士居住的那個房子旁邊，旁邊當然有松樹，他倚靠松樹看看這個，欣賞野竹，欣賞飛流掛碧峰，欣賞之後然後問問人家，人家不知道，不知道還是走吧、回去吧。從這一棵，從屋子近處那一棵松樹倚，走啦走啦，就移到距離不遠的地方，一想恐怕這個不妥當吧，我這一走馬上回來怎麼辦呢？再等下，再倚靠著松樹再等一下吧。等一個時候想：可別等這麼久了，走吧。走了再走，走到不遠處又想：還是等一下好。包括有這麼多心理在裏面。又是從這個愁倚兩三松的話，你從兩三松這樣想，說到兩三松，不只兩三松，兩三松只是造句子，用這兩三松表示出來。這三個字，三思而行，三思而行就不只三思而行。孔子講顏

回，「三月不違仁」。三月不違仁豈止三月不違仁，這個也是，兩三松也是那個意思，兩三松就不只兩三松。走到遠處又想又停下來，走了又停下來，這是訪朋友的一股人情味在那裏。

人情味這就詩，詩就表達這種人情味，朋友，訪問朋友，朋友是五倫，五倫當中有朋友這一倫。古時候的人作文章作詩，他表達出來的都是講究敦厚人倫的。看前面的〈送孟浩然之廣陵〉，他也這樣，送著送著，那個船是「孤帆遠影碧山盡，惟見長江天際流」，他還等在那裏，還看呢，這又是一個境界，這裏也是那樣。這樣境界都是講朋友之間這種厚，這種敦厚的人情味道。對朋友都這麼敦厚了，就是家族的人，你想想孝悌，孝悌之道你想想看，它更濃厚。所以研究這個詩文，把古人的詩、把古人的文章念念就是修道，就是改變自己的心。改心，我們修道念佛，念佛，這個念那裏不是道？念念古人的詩，這就是修道。就現在報紙上登載那些文章，報紙上那些文章好文章當然也有，但少，大多數文章都是罵人的，你罵我，我罵你。那個新聞更不必說了，豈止罵人，殺人、強盜那個更壞，看看那些的話，那

個種子印下去，自自然然就受影響。所以我們雪公老師上課就是勸告我們，教我們除了念佛，除了這個聽經，一天念個一首詩，念一首詩自己背誦的聲音，詩就能改變自己的心，它的道理就是在此。那麼每一句的大意講出來了。

再看這個文法——文法格局。詩它所以成為詩，不同於文章就是它的文法非常的嚴格。它這個起聯，這就是講寫詩的這種佈局，佈局就跟那個畫畫的人一樣，畫畫的人他想畫一幅山水畫，在他心裏面，先有一幅山水，在心裏所孕育而成的一種意象，意就是意識，在意識裏面山水那種形象。心裏面有那個意象養成了，然後一下筆，在那裏下筆、怎麼樣寫那就很快了。那麼這個詩也是這樣，它先要佈局，佈局先講究這個文法。文法你看，起聯就開始那一聯，犬吠、桃濃這兩句，犬吠就上面這一句，桃濃是下面那一句。這個已近道人的居處，接近道人居處什麼呢？可以聽到犬吠了，形容很幽僻。兼記帶著時間這個光景、時光。那麼到這山中，跑到山頂上還有一段時候，與平地絕對不一樣，平地接近那時候馬上幾步就到了，這個山上接近是接近了，可還早得很，是這個意思。領聯是第二副聯，見鹿、不鐘，俱明主

人未在。第二副聯看見這個鹿，沒聽到鐘聲，都是表明了道士不在家。這是從客觀所起的一種情思，情思是指詩人自己的心裏在那裏想，這是領聯的佈局在那裏。脛聯是第三副聯子，野竹、飛瀑，野竹、飛瀑是寫著這個訪的人，訪問的是詩人自己，李太白自己在那裏感覺到無聊、沒有趣味。沒有趣味是因為主人不在，是沒有見到主人感覺其實是沒有趣味，所以於其環周，在主人的房子外面周圍瀏覽物華，欣賞，眼睛看這個看那個，看看周圍的那種景色、那些物華，叫瀏覽，這是第三副聯子。結聯是第四副聯子閑雲野鶴，閑雲野鶴就是指這個道士，道士就像閑雲一樣、像野鶴一樣，無定的，到那裏去也不知道。比如我們大家學《常禮舉要》都知道，《常禮舉要》只要小孩子出門，出必告反必面，種種的禮在當中，一定要告訴他家裏的家人。不但是小孩子，就是家裏的大人成年人出去，現在出去也要告訴家裏的一聲。為什麼呢？為什麼這樣告呢？要讓家裏人知道我們到那裏去了，否則不告訴家裏，家裏著急，世間的外面那很複雜的。那個道士不是這樣，道士不是到世間上來，他到處閑雲野鶴的，那裏去他自由自在無拘無束的，山上也沒有汽車，他不會出車禍的，他道士身上也沒有錢，也不怕人家搶，所以去那裏也不用告訴什麼人。這是

閑雲野鶴的，因此無人知所去，沒有人知道他，也不必要讓人知所去。這是形容道士那種修道人那種身分，雖然是不得其行踪，不知道他到那裏去，行踪不知道，依然徘徊。依然是指著李太白自己，仍然在那裏來回的倚這兩三松，倚靠這個松樹，徘徊不忍遽去。不忍就是這個去的話就恐怕道士一回來，還要再等一個時候，希望他回來就不忍遽去，不忍馬上就回去。是第四副聯這是一段。

下面這一段講起聯先聲後色，這是講寫作的這種方法了。開始那一副聯子先講水聲、犬叫的那個聲音，下面才講到桃花帶露，桃花帶露眼看那個色，犬吠水聲中是由耳聽的聲音，耳先聞聲，眼後看到這個色。這個上下兩句，一個是先聲，再一個是後色。第二副聯子你看又有變化了，實見虛聞，下面也是有聲有色，可是有聲有色有變化。這怎麼變化呢？樹深時見鹿，就是見到這個色——見那個鹿。見了這個鹿，鹿是實實在在地看見的，實見。溪午不聞鐘，鐘聲，比如說一聽到這鐘聲就響起來，自己的耳朵就響起來有鐘聲。有鐘聲，你這個耳朵的鐘聲，你是經驗裏面的鐘聲，所謂經驗裏面的鐘聲是什麼呢？我們曾經聽到過鐘聲，所以一聽到人家提到

這個鐘聲的名相，耳朵就反應出來這個鐘聲了，這萬法唯心，大家學佛你就知道，心造的。一聽到名相就引起心裏起了現行鐘聲了，但是這個鐘聲不聞，不字，不聞鐘聲，你雖然是耳裏面，這個看似，欣賞詩的人，所以這個鐘聲是虛的，實際上是沒有鐘聲，這是虛聞。因為道士不在家沒有鐘聲，他就是不聞，不聞鐘。不聞鐘，把這個鐘聲名相提出來是有鐘聲，雖然詩句裏面有鐘聲，實際上沒有，這叫虛聞。脛聯那是景寫高低，脛聯還是寫景，寫景這個景有高有低。高，是那個飛流掛碧峰，碧峰是高處。這個野竹是他眼前所看見的平處，平處當然也是高山上，也是高山，可是就他所站的那個環境來講，那個竹子在他距離不遠處，在比較平處看的，那個碧峰是更高處，這有高有低。結聯是情，寫情了，他不是寫景了。結聯情分賓主，賓主什麼呢？無人知所去是寫主人，愁倚兩三松是寫賓，是寫李太白自己，是客人。

你看這一首詩，把他寫作的方法、他前後聯絡這些都把它看清楚。看清楚的時候，特別這一副聯你寫的什麼呢？我一開始就講了無中生有，無中生有，你看它生出那些有呢？藉著這個不外乎景、不外乎色，景色之外再加上聲音，我們普通人家

說他這個人會說話、會寫文章，寫得有聲有色，他這一首詩就是有聲有色。除了有聲有色以外，還拿景色襯托表達出來他這種情，除了景以外又有情。這個情都是從訪問道士不遇，沒有遇到道士，這一切都沒有感覺到無趣，沒有趣味當中寫出這些趣味出來，這個不是高手寫不出來，普通那個詩人寫不出這樣的好詩。

各位再看看他的取境，境當然是更好，取境，這是我們雪公老師在寫的時候，把它境給提出來。詩的境界最難取，等於那畫畫，一幅畫畫得好，比如說你學畫畫的人，模仿很容易，你把古人的一幅好畫，畫山水畫，你照那一筆一筆模仿，模仿出來當然是筆法也不容易，你能學到那個筆法也有利，學著畫也不容易。但是那個境最不容易，那個境是要創造的，別說人家創造，你自己創造一個境的話，我選了這一幅山水，你再畫同樣這一幅山水還是那樣，那沒有用，那沒有價值了，因為你等於複製品。你造了一幅，你再寫一幅，那就不是創造，那是複製的了，等於現在影印一樣的。他這個造境，這個畫是一幅畫一幅畫，是每一幅畫都不同的，寫字也是一樣的，都是創造。那麼取境，詩人取境也是這樣，他這一幅境界詩，只有他這

一生當中寫的好詩，一首詩只有這一首詩。他再寫同樣的第二首詩就不是這樣了，另外的。這邊你取境看，他這境是用這個靈動的，最靈動的那種景色，寫這種一片寂靜的那種環境。在山上，普通都是道士住在山上，一片很沉靜的，那些俗人到山上看不出來，看看那有什麼好？可是他就是用一種非常靈活的、一種生動的筆，寫那個很寂靜的那種環境。枯索的騰，騰出了生氣，非常枯燥、很深索的那種，枯索騰出來那種生氣——很活動的那種氣氛。這怎麼講呢？他說不見犬而聞到犬叫的聲音，聽不到鐘聲而見到野鹿。在煙靄的深處，一片煙靄很深的地方，闕其无人，闕其无人，闕是很靜，很安靜的。无人，這個无字，在各位那個本子上不知道寫的什麼字，這個本子上是這個字无，那個字是錯的，那不讀無讀既，古人都用那個字。那麼這個无字，在《周易》上面的「闕其无人」，无就當有無的無字。闕其无人，看不到主人，但有竹搖瀑飛，那個竹子在搖動，那個瀑布在那飛躍，這樣就自自然然的活活潑潑的，活活潑潑的那個環境顯出來了。無人知所去，那是出於問。愁倚而待，是兩三松其移，這是我們剛才已經講出來了，你順著這個字兩三松，你是他，你想像你觀想，你看詩，你欣賞詩也跟那個修道一樣要觀想，從這個松移動到那個

松，從那個移動，在那移動的，這就活動了，他這個境界就這麼造出來的，你想想看這一首詩。下面怎麼押韻，怎麼樣的方法這就不必講了，因為我們不是完全學作詩，只是欣賞詩，那個各位自己看。

第十二講

春日與斐迪過新昌里訪呂逸人不遇

桃源一向絕風塵。柳市南頭訪隱淪。
到門不敢題凡鳥。看竹何須問主人。
城外青山如屋裏。東家流水入西鄰。
閉戶著書多歲月。種松皆作老龍鱗。

這個詩也是訪人的，題目叫做「春日與斐迪過新昌里訪呂逸人不遇」。這題目比較長一點，就是在內地春天，就在長安那裏，他跟斐迪，跟這一位兩個人過新昌里，過就是到那裏去，到新昌里那個地方。訪，拜訪一個呂逸人，呂，姓呂，逸人就隱居在那裏那個隱士。逸這個字，是無拘無束的在那裏過隱居生活的人叫逸人，這個人姓呂。兩個人去拜訪他，這個呂逸人不在家，是不遇，沒有見到面。

這首詩是王維寫的，當然王維是又學佛，詩也寫得好，那麼他去拜訪這一個呂逸人，當然是了不起。再呢，他跟這位斐迪，也是個大名人，他們兩個人一起去拜訪他。本來這個詩是這樣的，前面比如說我們研究了李太白去訪戴天山的道士也不遇，那一首詩寫得非常好，在这一切無中生有的，寫得有聲有色，寫得那麼好。這一個也是，情形也差不多，比如說我們到那裏去，去拜訪一個朋友，朋友不在家，我們感覺是枯燥無味。就說不寫詩寫篇文章，寫篇文章也不曉得從那裏寫起，覺得這是索然無味。總得見到朋友之後談話，各人都敘說很多事情，他才感覺好寫，沒有見面不好寫。但是你看這首詩，前面李太白那一首詩那樣，我們已經研究過了，現在王維這一首詩你看看，雖說沒有見面，他寫出來的，你看這個味道多得很。這就是作詩作文要懂得方法，就不怕沒有材料，材料多得很，看你怎麼取、取什麼材，這取材料是大學問。

這個是八句詩四副對聯，四副對聯開始這一副對聯起聯。

桃源一向絕風塵。柳市南頭訪隱淪。

這個呂逸人是隱士，「桃源」，大家念《古文觀止》就知道，陶淵明寫了一篇〈桃花源記〉，〈桃花源記〉的桃花源是沒有真的桃花源，他是假設的。在桃花源裏面便有天地，那裏面的人與外面隔絕了，在裏面生活一切都保持古代人那個古風，人情風俗非常厚道，所以他用桃源這兩個字用得非常好，適合這個呂逸人的身分。呂逸人住在這個新昌里，就把這個里比喻是一個桃源。

「一向絕風塵」，一向這兩個字，有種本子叫作「四面絕風塵」，四面周圍的，絕風塵。當然這裏是採取一向，究竟是一向絕風塵好，還是四面絕風塵好，各位不妨研究研究。絕風塵，風塵這是一個形容詞，風吹起來那些灰塵。風吹起來那個灰塵當然不好，拿這個比喻世間那些世俗的社會上那些現象都不是很乾淨的，像風塵。絕風塵就是阻絕了社會上那些風塵染不到這裏邊來，這裏沒有社會上那些世俗的習氣，沒有，壞的風俗都沒有。

剛才講的「一向」好、還是「四面」好？這就作詩的造句，可不簡單。四面呢？大家學過文字、學過修辭都知道四面是表示這個空間——四周的環境。表面看起來，

四周環境都把它隔絕起來，絕了風塵當然好。那這個一向呢？是指的時間一個形容詞，一個代表時間的，時間是從過去到現在，向來是這樣，它表示時間的一個觀念。四面是表示空間的一個概念，各位想想看那個好？這裏本子採取一向，那當然是一向好。那麼一向好，假如是雪公老師在講的話，你答覆一向好，那雪公老師一定要問你好在那裏，你說出好的理由出來，就是說表示時間的概念，絕風塵這個絕字，不要講四面就自自然然的就絕了，一向就包括四面。沒有四面的話，這個風塵怎麼會絕呢？你用一向表示時間的概念，有個絕字就自然包括四面。那麼用四面絕風塵，沒有一向的話，四面絕風塵那是有個絕，這個絕字跟四面兩個，用字就不精細，意思上面就重複。再說你現在講四面，現在是四面，過去不見得四面，你現在四面絕風塵，什麼時候是？也許過去不是如此。這個「一向」既代表時間的概念，從過去一向來如此。四面有了絕字，它就是不要用四面這個絕字就夠了。你這樣一琢磨一分析的話，「一向」好，講這個詩詩文的造句、修辭好不簡單，這個一向好。

下面第二句「柳市南頭訪隱淪」，柳市，這個在唐朝那個曲江，這是長安外面

有個曲江。這一個曲江街有很多柳。曲江街這個柳排的、種的整整齊齊的。整整齊齊的好像這個柳一行一行的，成行成對的，就像衙門的衙像柳衙，當時稱呼柳衙。什麼叫柳衙呢？柳衙就代表這個柳樹排得整整齊齊的，跟衙門裏面排班是一樣的。衙門排班大家有沒有看過？古時候沒有看過，現在你看電視那個電視劇裏面演那包公審案子的時候，他前面從包公坐的那個大堂，從那近處一直排到遠處，兩邊排得很整齊的。那個犯人或是打官司的人來了，進大堂的時候，兩邊都喊著：威武！威武！那個喊起來，那就是排衙的聲音。古時候法律森嚴，就算還沒有進去，就感覺到精神上那一種威脅，那叫衙，排衙像柳樹，像柳衙。就排得跟衙門裏排衙那樣整齊一樣，叫柳市。到柳市的南頭——到南邊的盡頭，它是郊外了。訪，去訪問，就拜訪這個隱淪。隱淪是隱居的，就是不跟世俗人來往的，一個人在那裏居住的，叫隱淪。這兩句詩，一個是隱淪，一個是絕風塵。絕風塵那個絕字，訪隱淪的隱字，這兩個字你看看，下面這些都跟上面有聯絡、都照應的。

下面第二副聯子了，領聯。

到門不敢題凡鳥。看竹何須問主人。

這兩句，上下兩句對聯。作對聯也不簡單的，古時候學詩就先學作對聯，作對聯怎麼不簡單呢？你這對聯上一句用典故，下一句也要用典故，典故要對典故。上面「到門不敢題凡鳥」是用了典故，下一句「看竹何須問主人」也是用典故。用什麼典故呢？大家看看這參考裏面「題凡鳥」，題凡鳥這下面講解釋——《世說新語》，有一個人寫了一本書，《世說新語》這部書裏面專門講六朝文人那些有趣的故事。那裏面講的有個姓呂的呂安，他也是六朝的名士，那就是文人其中之一的。他訪問嵇康，嵇康也是一個文學家，訪問嵇康沒有碰到，嵇康不在家。嵇康的哥哥嵇喜，名叫喜。嵇康這個哥哥一看見他弟弟的朋友（以文章相交的朋友）呂安來訪，他就好心好意請他到他的家裏，他弟弟不在家，哥哥請他到自己的家裏，他請這個呂安到他家裏去坐一坐，延之，就是請他到他家裏去。他不入，這呂安不進他的門。不進他的門，這個六朝人，有名人、名士，剛才我們講禮講曲禮，這些名士就不懂禮，不講禮。他不是不懂禮，他不講禮，他故意的不講道理，不講這個禮貌。不講禮貌，

他也是不在乎，玩世不恭的這些人。你要講這個教化的話，就非得講禮不可，他就玩世不恭的。那麼安（就是呂安），呂安不到他家裏去就算了，你還在他的門上題一個鳳字，題了一個字，題了個鳳字。題了鳳字，大概嵇康的哥哥嵇喜認得字也不太多，他看呂安在他門上題鳳字很高興，大名人在我門上題個鳳字很高興。後來等到他的弟弟回來，他就把這情形告訴他弟弟。他弟弟一看之後：老哥哥你不要高興了，這鳳字並不好。鳳字怎麼不好呢？你可以把這個鳳字拆開來看一看，鳳的外面是一個几字，鳳字這上面加一橫把鳥字拿出來，那是個凡，平凡的凡字。鳥什麼呢？凡鳥。這個鳥不是一個很高品的鳥，是一個形容很平凡的鳥，他就在你門上題個凡鳥，就是比喻你是個凡鳥，不要高興。這就是一個故事，表示六朝文人那些文字遊戲。那麼這個王維用典，用典是用典，有順用這個典，有反用典。在這一句裏面，到門，我跟斐迪兩個人來訪，來訪你這個呂逸人，你呂逸人不在家，不在家門當然是關著，我是不敢在你門上題一個鳳字（題凡鳥，凡鳥這兩個字合起來就個鳳字，不敢題一個鳳字），不敢輕視你，這是一個典故。

下面這句話也是一個典故，什麼典故呢？這個還是參考後面資料裏面。吳中大夫家裏面，他在家裏面有很美的一個竹子。古時候文人都愛好竹子，我們普通人不愛好竹子，反正竹子都是竹子，那裏什麼竹子都好。可是你要研究愛好這個竹子，你就分得出來那個竹子最美，那一種竹子是普通的，這個吳中大夫家裏他就是愛好竹子，他所種的都是最好、上品的竹子。這個王徽之，王徽之就是王羲之的兒子，書法家，也學書法。都說王羲之、王獻之父子倆人都是大名家，王羲之的字最好，他的第二個兒子王獻之字也最好，王徽之也是了不起，王徽之是大兒子。那麼這個王徽之坐轎子到吳家，到了吳中大夫家裏欣賞他最美的竹子。那麼欣賞最美竹子的話，人家是主人要招待他，既然這個人來欣賞竹子，他來招呼招呼。他走在竹子下面，旁若無人的，也不理睬主人，看看之後，看看這個高興，盡興而返，然後就回去。怎麼會是這種人呢？這也是玩世不恭的。這就是看竹何須問主人，用這個典，也是表示，表什麼呢？我們兩人到你家，找你來拜訪，可並不是不顧主人，而你主人不在家。即使不在家也沒有關係，我來能夠看看你，不一定他種竹子，實際他沒有種什麼竹子，用這個典就是來看竹。就說我來看看，雖然沒有遇到主人在家，我

看看主人周圍的環境也好，主人雖然不在家，我看看環境也好，也不必問主人在家不在家，這也是用了典了。

第三副聯是脛聯，脛聯是：

城外青山如屋裏。東家流水入西鄰。

「城外青山如屋裏」，城外的那個青山就好像如屋裏，如屋裏三個字，古人的注解，這好像看了看不明白了，講不通了，講不通就好像找出一個理由出來。呂逸人的這個房子有窗戶，窗戶反映出來了，反映出來這是後來人的注解，也許是造謠。反映，像什麼反映出來？現在有玻璃鏡，玻璃鏡可以反映，唐朝時那有沒有玻璃鏡，大是疑問，玻璃鏡是在這後來才有的。古時候沒有玻璃鏡，古時候照鏡子就是這個銅，把銅鏡磨得很亮的來照，或者用盆子盛著水，用水來照，照面，作鏡子來用。那個時候是不是有玻璃窗，假如沒有玻璃窗反映到這個，把外面那個青山照到屋裏面來了，那就是造謠言了。就那些種種的注解不合理，那我們雪公老師注解你看，「如屋裏」沒有什麼不好講，它是這比喻的話。比喻什麼呢？這你也不管這個門外

青山怎麼樣照到屋裏面去，這青山，青山本身固然不能照屋裏面去，青山影子你也不必說它影子照到屋裏面來，這就是「如」，如這個字是，如，比喻的話，城外一層一層那個青山、高山。那個青山就如同這個屋裏，屋裏的，誰在屋裏？主人在屋裏。如同屋裏的主人，這個《詩經》上有講：「高山仰止，景行行止」。拿高山來比喻那個人，那功力不得了，這青山入屋裏，拿青山來比喻屋裏的主人，這是非常恭維的話。這是拿青山來讚美，讚美屋裏的主人。

「東家流水入西鄰」，左鄰右舍，東西兩邊的鄰居，鄰居的話，流水，東邊流水流到西邊，你拿這個流水幹什麼呢？流水也是比喻話。這個水，流這個水，我們現在看這個水溝裏面水流都不是清水，染汙的水。古時候那個水，尤其是住在田邊的地方，水都是清流，清潔的流水。拿這個清潔的流水比喻什麼呢？比喻不但主人好，主人鄰居也跟隱士一樣，也是這樣，跟那個清水（流水）一樣清潔，所以東家流水入西鄰。就是不但呂逸人本人一個人這麼好，他的鄰居也都好。《論語》，大家學的時候，「德不孤，必有鄰」，你雖然在這裏作隱士，你可是跟外面那些世俗

人來往，你住在這裏的鄰居也跟你一樣好。下面最後這一副聯。

閉戶著書多歲月。種松皆作老龍鱗。

你在這裏多久呢？就照映那個一向絕風塵，一向，這個上下都是互相相應的。一向多久？多歲月。你呂逸人在這裏隱居，不是隱在這裏等回來在山上蓋一個別墅在那裏享受，他在這裏不是享受，他閉著戶關門在那裏著書，把這個書著出來傳到後來，他是作隱士的人。為什麼呢？他在這個世間有些道推行不出去，與世俗、與外面合不來，合不來隱居，隱居起來他不是在那裏消極的，不過問世間的事情了，他這一顆心還在那裏。道行不通，他著書，書著出來，他希望將來有能夠了解的，照著他的書還是要行道，他志向在這裏。所以「閉戶著書多歲月」，有很多年數了。很多年數，在下面在講多歲月。

多少年歲呢？「種松」，他的門外種的是松樹，大家知道種松樹不是兩三年就能夠長大的，松樹要多年才能夠長得大、長得老，所以「種松皆作老龍鱗」。種松，呂逸人所種的，門外種的松樹都作了什麼呢？作了老龍鱗。老龍，龍我們沒有看過，

但是畫的龍身上都是那個鱗，那個龍鱗我們沒有看見到，可是那個鯉魚，鯉魚身上都是鱗片。松樹大家在山上看過，種沒有幾年，松樹那個皮都是平平的，等到老的時候，那個皮一塊一塊的翹出來了，那就跟龍鱗一樣的。這個就說明松樹有了龍鱗，那個樹就是有很多年了，才能長成那個樣子。這一句詩也是有種本子，「種松皆老作龍鱗」，把老字調到上面去了，作字在下面，皆老作龍鱗，這個本子就是皆老老龍鱗。那麼皆作老龍鱗、皆老作龍鱗，那一個好？這個又是值得推敲的。這個皆老作龍鱗，皆老作龍鱗這個造句，這意思又犯重複了，松樹老了一定是作龍鱗的。下面就是講有龍鱗的話，不必說皆老，既是皆老的話，下面不必講龍鱗。下面講龍鱗的話，上面就不要講老。他這個皆作老龍鱗沒有那個毛病，種松都作了老龍鱗了，就是長大，這松樹都長出那個老龍鱗，老龍鱗那個鱗長得又大又多，證明這個松樹年歲很久了，也就證明這個呂逸人在那裏住著歲月很久了，這皆作老龍鱗好。

這個意思都說出來了，看看這個文法。起聯是先讚那個地方，桃源那個地方絕風塵的，第二句讚呂逸人這個人——隱淪，訪這個隱淪，這是過訪的觀感，就到那個

地方看一看那個地方環境，他的觀感。第二副聯「藉古喻今」，藉著古人的過失，比喻現在那個隱居的人。暗切，暗暗的結合這個訪，題目是訪呂逸人不遇，不遇，為什麼不遇呢？你在那裏沒有講到，這裏面都沒有提到不遇這兩個字。但是在這裏，意思就含在裏面。就是「到門不敢題凡鳥，看竹何須問主人」。這個何須、不敢，都是暗暗的把這個不遇這意思含藏在裏面，這是作者把自己的心裏這個意思自懷，心裏的意思表示出來。

第三副聯脛聯「遠山近水，憑臨所居」，這是寫著幽齋的環境。這是寫著呂逸人的那個房屋以及他的鄰居的環境。「如屋裏」是指主人自己的房屋，「東家流水入西鄰」是房屋的鄰居的人這個環境。結聯「著述惟多」，多歲月，著書在那裏歲月很多了，種的樹當然也多。「種松皆老」，作了老龍鱗，這個松樹當然是老了。這是寫著隱淪的生涯，鄰居隱士在這裏，他在這裏做什麼事情？在這裏著書，不是在這裏空空的在浪費歲月。拿現在來講，我自己賺的錢，在這裏享受是應該的，自己賺的錢，這個錢是社會上來的，雖是自己賺的錢，在這裏還是不能享受，還要應

該作有利益於國家社會人羣的事情，這是一個人有他應該、應盡的義務，那麼這是他的生涯，這是一段。

另外這一段就講這結構，更重要了。起聯是敘述這事情，述事，領聯是敘情，敘事是敘事，敘情是敘情。敘事，比如他講這個絕風塵、訪隱淪，就是把這個事情說出來。敘情就是第二副聯「不敢題凡鳥，看竹何須問主人」，包括裏面古人的事情、現在人的事情、對於主人這一番的情意、恭維主人等等，都是包含在當中。脛聯是記景，記這個呂逸人「城外青山如屋裏，東家流水入西鄰」等等，都是記的這個，寫這個景。結聯是想像，他沒有看見主人，沒有看見主人你怎麼知道主人在這裏著書呢？他想當然想像的，主人在這裏，一定是在這裏著書，這就是無中生有的事情。這個閉戶，閉戶著書這一聯就是承起聯的次句「柳市南頭訪隱淪」。城外的這一副聯，「城外青山如屋裏」這一副聯承起聯的首句，首句是「一向絕風塵」。除了這個以外，大家還要注意一下，王維這個詩的結構太嚴密了，別說這個用典故，「到門不敢題凡鳥」，這是王維，王維是客，一個客人。「看竹何須問主人」，也

是一個客人，一個客人到門不敢題凡鳥是客與主，那是王維，看竹何須問主人是代表斐迪，斐迪是客中之客。那麼這是一個客人，一個客人、兩個客人回答很好的。第三副聯子「城外青山如屋裏，東家流水入西鄰」，城外青山如屋裏是主人，主人這也是一個，這個就是呂逸人。東家流水入西鄰也是一個主人，可是這個主人不是這個呂逸人的主人，他是用鄰居作他陪襯。

再講這個景，再講這個境界，你想想全首詩，王維跟斐迪兩人高高興興地去拜訪這呂逸人，一到那個地方一看，吃了閉門羹了，呂逸人不在家。不在家，你看皆敘事，就這個事情絕風塵、訪隱淪，到門不在，不在的時候，他就跟斐迪兩人，來的兩人都是客人來的，就談談主人的情況。主人的情況，看看這個不敢題凡鳥、何須問主人，這是想像不敢題。那麼再呢，就看屋子外面，屋子外面有青山有流水，遠處有青山，近處有流水，他跟斐迪兩人談主人的生活的情況，老交情了。第四副聯子還是跟斐迪兩人談主人的什麼，談主人的生涯、主人的性情，他在這裏作隱居的話，他做那些什麼事情都是合情合理的。比如說你陪同一個客人訪問你的老朋友

友，老朋友不在家，你就和你同來的老朋友（這是客人）一講，我這個老朋友他平常的嗜好是什麼，這都是合情合理的。就把這些事情、這些景，本來遇不到主人很掃興，可是在這首詩裏面寫得不但不掃興，而且寫得非常有意思。這個意思就憑你作詩的人在看他的門前、門外的這些景，再想到主人那些嗜好、那些志向，那麼這一首詩寫出來非常生動，也非常有深度。這就是靠你作詩，詩看得多了、念得多了，那麼自己下筆，自自然然有很多可以寫的。一般人這個詩也看得很多，他就寫不出來，為什麼寫不出來？他不懂道，不懂道他就寫不出來，所以作詩要懂得道。

還有最後我今天為什麼要選這一首詩呢？這一首詩有他特別的地方。雖然以前所講的那些詩，聲調譜我都沒有介紹、都沒有講的，但是在這一首詩，這個聲調譜大家注意一下。聲調譜有正譜，有正格有變格，這一首詩有變格。變格變在那裏呢？兩首的正格合起來就是變格。兩首的變格，把這個兩首絕句，七言絕句，七言絕句比如說平平仄仄平平，仄仄平平仄仄，仄仄平平仄仄，平平仄仄平平，這正是正格的，不過它這個第七句、第八句稍微有一點變了，合起來它這個什麼呢？

第一、第二、第七、第八這四句，是一個絕句的一個調子。三、四、五、六這四句呢，是一個絕句的一個聲調，是一個譜子。它就把三、四、五、六這個正格嵌在一、二、七、八當中，就形成一個特殊的調子，這個調子叫作正調嵌含式。正調嵌含式，是這麼樣的，是特殊的一個。要把這一個正調嵌到另外一個正調當中，含在另外一個當中，所以在這個音調上，我講的時候大家不感覺的，一吟唱的時候，就感覺出來了，這是特殊一個調子。

詩階述唐選講(下)

第十三講

題破山寺後院

清晨入古寺。初日照高林。曲徑通幽處。禪房花木深。
山光悅鳥性。潭影空人心。萬籟此俱寂。惟聞鐘磬音。

這一首詩屬於寺廟這一類的，寺廟有很多種，這是講佛家的寺廟。唐人作的詩，關於寺廟這一類的詩有很多好的詩，我們看這一首，也可以說是我們大家都是學佛，不學佛的人對於這一首詩實在是容易看得懂。這題目叫作〈題破山寺後院〉，破山寺是寺廟的名字，後院是破山寺後面的庭院，他這詩就注重在破山寺的後院。注重在後院，這裏作者是常建，在唐人當中詩也是做得非常好。一共是八句詩，八句詩裏面關於聲調譜這方面，原來都沒有講，這裏面聲調譜它有很多的變格可以去變的，這也不必研究它，我們就講這個文辭。

第一副聯就開頭、就起聯，起聯兩句：

清晨入古寺。初日照高林。

我們讀了這個詩開頭這一句就想像，想像什麼呢？他幹什麼呢？常建這個詩人，他天很早——就「清晨」，就到這個古寺，古寺就是指的破山寺，「入古寺」，就進入古寺裏面。進入到裏面幹什麼呢？我們知道寺廟很早就做早課，寺廟裏面那些老修行人，天還沒亮就起來做早課，他就到那裏面，入古寺裏面去。

第二句「初日照高林」，初日照高林，字面上的意思，一看都懂了，初日是早晨的太陽剛剛出來，從山上剛剛出來，那個日光照在高處林子裏邊，林中這個景很好。那麼這是不錯，早晨的日照照在高林上面很好。好是很好，與這個入古寺、與這個破山寺有什麼關係呢？何必是初日？用初日幹什麼？用高林幹什麼？要追問不就是有問題了嗎？

佛家，比如說佛家《華嚴經》，這是最大部頭的經，它是比喻，這是講比喻的，比喻佛法大乘最高的大法，釋迦牟尼佛剛剛一講的時候，誰懂？小根機的人誰聽得懂？佛講《法華經》有多少個比丘退席，《華嚴經》更不必說了，聽不懂，聽不懂

他就接受不了這件事情。佛家這個最高、最大的法門，最高的法門大法，必定要大菩薩——程度非常高的大菩薩，他才能夠聽得懂，他才能夠接受。

這個太陽，你研究知道，比如說我們有喜歡攀登玉山、攀登阿里山，到阿里山去看日出。到阿里山看日出，你必得要晚上住在阿里山山頂上，到了早晨，那個日出，太陽一出來，這一看，太陽出來當然天明了，可是你一往山下一看的時候，山下還是黑暗的，還沒有接受早晨出來的那個日光。所以《華嚴經》裏邊，這個初日照高山，佛講那個大法的時候，就像早晨剛出來的太陽，只有高山才能夠照得到，這是大菩薩才能夠聞、才能聽得到。山下的那還在酣睡當中，那裏天還是一片黑暗的。所以在現在在這個世界，別說我們也不是大菩薩，還是個凡夫，就說是凡夫我們自己講，關起門自己講的家裏自家的話，我們看看社會上這些個現象，他們就是現在沒有得到佛光的這個照——照到他們，他們就好像還是在半夜裏邊——黑暗當中，他眼睛也看不清楚什麼是非，受著痛苦也不知道，看人家造罪業，他學著也跟人家造罪業。那我們懂得學佛，最低限度，我們懂得因果。懂得因果就不得了了，懂得

因果不敢做壞事情，就是接受佛的光輝了。這句話就是「初日照高林」，就用這句話讚美，讚美破山寺裏面那個修行人、那個高僧，破山寺裏面的高僧就是大菩薩。拿這個讚美他、讚歎他，你這個大菩薩就像山頂上、高山上那個高樹林一樣的，日光一出來話，就照到了，你在這裏學佛修道，你修的是大法，了生死的成佛大法。這句話你看看，不學佛不懂佛法，你怎麼解釋這句話？這兩句話講了以後，就根據這兩句話講了，下面就發揮了。

曲徑通幽處。禪房花木深。

他入古寺裏，入古寺裏面做了早課以後，往後院去，從這個門前到後院，一條曲曲折折的小路，小路就是徑，「曲徑」。這裏頭曲徑當然不是很多人通往那地方，那個幽靜之處，幽靜，不是閒雜的人可以去的，當然是只有寺廟的方丈和尚，或者是重要的人在那裏修道，通往那個幽靜的地方。當然這個詩人到寺廟來的時候，他本人也是懂佛法的，不懂佛法這個詩作不出來的，當然要到裏面參訪，參訪可以進去「通幽處」，就通那條小路通到後院。

第四句「禪房花木深」，這個老和尚在那裏面，這個禪房就是在那裏面用工夫的地方。房間外面種的花樹木很多，花草樹木很深很茂盛，深字就代表花木很茂盛。這是指後院，那是禪房——那個修道的地方。再呢，這個含意很多，只這兩句點出來就知道了，至於常建怎麼樣去叩見、怎麼樣參訪這個和尚、怎麼樣去問道等等，那就是一概就包含在當中，不必詳細提了。

那麼事情完了之後，下面一看到外面來，外面來怎麼樣呢？瀏覽山上後院裏面風景，風景你看。

山光悅鳥性。潭影空人心。

悅字、空字都是當動詞講。「山光」，山光什麼呢？這個初日照高林，你注意這個日光只照到高林，高林下面，山上也有樹林，下面還有平地、還有地方、還有土地。樹林下面這個地——空曠這地方，光，早晨天剛剛明的山光那種光，那種光非常清，形成的光明的那種清新的氣分，絕對不跟城市裏面那種一樣的，這叫山光。這個山光什麼呢？「悅鳥性」。悅鳥性，鳥一接觸這個山光，都是喜悅了，何況人

呢？我們人比鳥的智慧那就高得多了，本來無論是人、無論是畜生，以及六道裏面任何一道的眾生，都有佛性，就儒家講的話，那就是「天命之謂性」那個性，「在於明明德」，〈大學〉講在明明德那明德，任何眾生都有的。既是都有的話，就這個顯，有的顯出來，有的沒有顯出來。不管顯得出來、沒有顯出來，他本來都有，都有幾分，時時地往外透露一點。假如說他本性沒有往外透露的話，那比如說我們講古時候那些孝子，為了救護他的父母，能夠把這個老虎(猛虎)趕走了。還有那個高僧使得那些虎(在山上那些猛虎)都跟高僧來往，一同遊覽。假如說那猛虎沒有這個本性的話，牠也不至於跟那些高僧大德在一起來往，就是證明牠有本性。不過牠的本性究竟開發得少，透露出來少，我們人透露出來比那畜生總是多得多。

這裏講悅鳥性，悅鳥性，有意思暗含當中，鳥都有喜悅了，我們人到了環境裏面，還用說，那就更加喜悅了。鳥一喜悅的時候，比如說我們人心裏一高興的時候，不管他會不會唱歌，他總是口裏哼哼小調子，把他高興的這一分、這一股喜悅的氣氛能夠表現出來。那個鳥呢？牠到喜悅的時候，牠不是把這個嘴巴閉起來一點也不

發(不往外發)，牠自自然然的牠就叫了。這山上早晨一到，早晨到山上，鳥語花香，鳥語，鳥在那個好的環境，一高興，牠就叫了，就唱歌了，這是悅鳥性。這個性字，性字就是有這樣好的山光，就能啟發鳥的那個本性，鳥的性情就能夠得到很舒暢，那人更不必說了。

下面就是講到人了，「潭影空人心」。潭影是什麼呢？寺廟裏面照樣都有潭水，挖了一個很大很深的潭子，它分開的，有這個飲水的潭，那個叫做井水，那是可以喝的，那麼另外這個潭呢？這個潭水是什麼？叫放生池，水族裏的那些動物就放到那個水潭裏面。無論是放生池、是吃的喝的那個水，飲水的那個潭都很清潔，清潔到什麼程度呢？人走在那個水邊上，影子就倒影到水裏面去，叫潭影。人在這個潭邊看見水裏邊那麼清潔，清潔明亮就像個鏡子一樣，照出來自己的影子，你看那個多麼好啊。照出來自己影子的時候，看見水那麼清潔，再看看地上空氣，早晨的晨光又那麼好，這樣一看，整個的水裏的、地上的空間，一片的是清晰淨潔的環境。因此它有一個作用，作用什麼呢？就是自己的自心得到能夠淨化。所謂淨化呢，就

是自自然然發生變化，變化是不會變化壞的，變化清淨了。這種淨化就叫作空——空人心，空人心什麼呢？把心裏這些雜念、世俗的那些凡情俗見，我們平時在想的，人與人之間，就是有人家讓我過不去的，我也這麼樣對人家是看不習慣，這些事情之間統統都沒有，從心裏一層一層的把它排除、把它空掉了，叫空人心。心裏這麼一空，空空洞洞的本性還不就往外發了，這不就是所謂明心見性。怎麼樣明心見性呢？明心見性就要參禪，參念佛的是誰，這是參，參話頭。我們雪公老師講最早期的參不是參話頭，就是觀念——觀自己的念頭。這念頭，我們凡夫的念頭不起則已，起來就是煩惱的念頭，就觀這個煩惱的念頭怎麼起來的，起來就跟著這個念頭，看那念頭到那裏去、落在那裏，起一個就觀一個。觀看這念頭，觀這個念頭起滅起滅，主要就把這念頭觀沒有了，那念頭不起了，不起可以得到明心見性的工夫。他那就是用空，就是把自己這念頭、這個雜念把它空掉，這就是禪，空人心這個就是禪機。

上一句講的是鳥性，下一句講人心，這兩句話要想明心見性，在那裏明心見性呢？「翠竹黃花無非般若」，那裏都是的，只要自己懂得這個方法，山河大地那裏

都是給我們啟發，佛法為什麼叫佛法呢？佛，他是告訴我們一個方法叫佛法，告訴我們佛法，運用這個方法就行了，所以如法去修去學就行了。你看這兩句，這兩句就是從這環境當中，他就能得到修道的的方法，就能夠得到禪悅，得到空人心的這種益處。到最後這一副聯子那更了不起了：

萬籟此俱寂。惟聞鐘磬音。

「萬籟」，什麼叫萬籟呢？籟，大家會樂器的都知道，那個笛子有個洞、有個小孔，簫也是有孔，你沒有那個孔吹不出來，其他的各種樂器，都是有些什麼東西在裏面。就是沒有，比如說磬，磬是一片石頭，一片石頭它還藉著石頭以外這個空間，它才能夠打得響、敲得響，假若放那一片磬的，不要放在這個空間裏面，你用那個木頭、用別的東西把它夾得緊緊的話，它就聲音發不出來了，所以都是用一個孔，都是一個空間，這個空間這個孔等等這個都是，這就是籟。比如說我們人說話，說話這個口、這個喉嚨，這就是籟。如果這個鼻子呢？鼻子孔也是籟，這個氣從這個喉裏面、從這個鼻孔裏面衝出來，它的聲音才發的。假如鼻子不通氣的話，只是

靠這個喉嚨發出聲音來，那聲音發不完全，那就不行。這都是人身裏面發出來的聲音，這叫人籟，這整個天地虛空裏面發出的聲音叫天籟，大地上的空間裏面發出聲音叫地籟。這《莊子》裏面講的，《莊子》有天籟、地籟、人籟，把這個分類。不必講，一切包括在那種萬事萬物，都有這孔，這空氣都有孔，叫萬籟。萬籟就是所有的從空間裏面發出的聲音，一切都是靜下來，寂，寂就是安靜到極處了，一切都沉寂下來，一點聲音都沒有。「萬籟此俱寂」，寂字，這是這首詩的一個詩眼，必得到到這個寂，到了這寂的時候，他才入了大定了。入了大定的時候，他本性這個靜態，本性的光才顯出來。

這個時候什麼呢？「惟聞鐘磬音」。萬籟、其他一切的聲音都沒有，都沉寂下去了。沉寂下去還有什麼呢？但有、只有，只有聞到什麼呢？聞到鐘、磬這個聲音。這個境界靠自己想了，我們這就文字方面講，講到這裏，各位憑自己的想像，我們普通在平地上、在城市裏面，聽到寺廟、聽到道場裏面所謂晨鐘暮鼓聲音，聽起來已經不得了，已經了不起了，可是在那個高山上那個寺院裏面聽到這種鐘磬，那

個聲音更是不同的。不同在那裏呢？就是上面那一句。因為在城市裏面，雖然是晨鐘暮鼓，貪玩難免，城市裏面，早晨人家還沒有起來，有狗在叫還有雞在叫，還不是到萬籟俱寂的時候。那麼他在山上什麼聲音都沒有，只聽到鐘磬，鐘是大鐘、洪鐘，一撞的時候，那個聲音可以從近處傳到遠處。那個聲音就是包在那個幽冥鐘，所謂幽冥鐘日夜在敲，敲，幹什麼呢？它不但是給人家聽的，也給鬼神聽的，鬼神聽到這個幽冥鐘就能得到佛法的好處，他的痛苦可以減輕，寺廟就敲那種鐘。磬那就是做功課的時候敲的那個磬。惟聞鐘磬音，這個鐘磬音一聽到，就是佛寺的這個聲音。你想想看，這一首詩純粹就是一片禪學，就是佛法。所以人家講學詩就是跟參禪一樣的，但是不懂佛法呢？不懂佛法也看不明白這首詩。

再看看這個文法，開始講的起聯那兩句，講的是從「來遊之時」，來遊就是從山下到山上來的，「初踐其地」，剛剛入古寺這個時間是在清晨的時候，踐就是剛剛踏上這個土地，入這個寺廟，一個時間、一個地點。第二副聯領聯「探幽攬勝」，探幽攬勝就是「曲徑通幽處，禪房花木深」，深入到禪房，就講這個。它一個一個

就跟電影一樣的，從這個一直連續下去。脛聯是第三副聯「環周景色」，瀏覽周圍的山光潭影那種景色。「境具禪機」，那種環境就是具備那些禪機。所謂禪機是什麼呢？這個唐朝詩人都懂得，學禪的人到那裏去參訪禪師，先問禪師，禪師就告訴他，庭前柏子樹，或者乾屎蕨、麻三斤，或者豎指，就一指禪，這都是禪機。或者乾屎蕨、麻三斤，或者是豎一個手指，或者是給人家這個，眼睛給人家一個眼色，這都是禪機。那些都是禪機，這些山光、這些潭影不是禪機嗎？你懂、你會，會了就行了，你看一看，這都是禪機，這是境具禪機，這些境界都是禪機。結聯呢？是「靜極絕塵，只有梵響」。到最後這一副聯，安靜到極處，所有塵世間那些凡情俗見，那些塵俗的事情都絕了、沒有了，這在前面講「桃源一向絕風塵」，意思跟那個一樣。只有梵響，梵響就是梵唄、梵音，還有唱的讚子，鐘磬配合著唱的那個讚，梵響。一聽梵響，心理就更加淨化了，這是一段。

再一段就講這個八句詩前後的照映。領聯寫的是寫景，「曲徑通幽處、禪房花木深」是寫景。寫景是承起聯，起聯是這個古寺，古寺以後那裏面才有這個禪房。

脛聯是寫情，寫情照映頷聯，這個照映什麼頷聯呢，「山光」、「潭影」它照映「禪房」，頷聯就是這對聯，幽處，幽處的禪房，這個照映那裏——修道的地方。結聯是寫聲音，這個聲音，比如說我們講五塵，五塵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，色是眼睛色，聲是耳聞聲，香是鼻根接觸的、聞的香，味是舌根嘗到的，觸塵是身體接觸這些東西。在這五塵當中，你那一塵最敏感的？最敏感的就是聲音，所以我們娑婆世界的眾生耳根最利。一切講藝術的人就知道，一切的藝術以音樂藝術，那個是最厲害的、最高的。你說你畫畫，畫得再好，人家不看你的畫，你也沒有作用。那個音樂的時候，你不管願意聽、不願意聽，這音樂一奏，它就能夠吸引人，它不受那些條件限制的。所以到了最後的這個梵音，這個起聲音的總貫全體，到了最高的境界是耳，耳根接觸的音聲，這個音聲就把前面所講的形狀、顏色，各種景色都能夠把它貫穿起來，由它來包含在內，「惟聞鐘磬音」這不得了。這是前後的結構照映。這首詩多念，會吟誦的時候，你一吟誦，那味道就出來，既是學佛又是學詩，藝術跟那個道（學佛這個道）能夠融合在一起。

詩階述唐選講(下)

第十四講

禹廟

禹廟空山裏。秋風落日斜。荒庭垂橘柚。古屋畫龍蛇。
雲氣生虛壁。江聲走白沙。早知乘四載。疏鑿控三巴。

〈禹廟〉這也是寺廟這一類的詩。我們上一首講的是佛家的寺廟，這一首〈禹廟〉是一般性，是有紀念的古蹟，這也是廟，禹王廟。禹王在中國歷史來講，他是個聖人，他的功勞，也可以說只要有人類的歷史，他這是永久存在的價值，永久是為人所尊敬的。那麼在四川建的禹廟，建禹廟為什麼呢？那個禹廟是禹王治水，治水是中國劃分九州，四川是長江三峽那種大工程，紀念他，所以就在山下建了一個禹王廟。杜工部是唐朝人，他是在安史之亂的時候流亡到四川，到四川去，當然這是一個古蹟，他就去拜訪禹廟去參觀，作了這一首詩。

這個是八句寫成四副對聯，四副對聯你看開頭，開頭就很難了。本來這個詩有

詩的作法，從《詩經》裏面來的有賦體、有比、有興，賦比興三種作法。比，大家都知道是用一個東西比那個東西，比。興呢？是先由這個事情引起來另外一件事。賦體就是直接說出來。直接說出來就是更難，比起比、興這兩種都不容易作。為什麼呢？把這首詩念念你就知道，開頭這副聯它就是賦體，這是照事實說出來的。

禹廟空山裏。秋風落日斜。

「禹廟」，開門見山就把禹廟建築的名稱說出來了。這座禹廟在什麼地方呢？在一座山上，在山裏、深山裏，深山裏面加個空字，這個空字下得非常不容易的，為什麼下得不容易呢？因為下面那些描寫詞句意思都是離不開這個空字。為什麼空呢？山本來是空空洞洞的，很少有人到那裏去，平時幾乎是看不到人，這叫空山。看不到人，杜工部怎麼去？杜工部是讀書人，他讀歷史讀《尚書》，知道禹王那時候治水，《尚書》〈禹貢〉那一篇有記載治水那些情形。記載它在這裏，他要去，那麼他就到這個空山裏面，沒有任何人去，他跑到那裏面去，他說禹廟在這個空山裏，這是講禹廟所在的一個地方。

第二句「秋風落日斜」，秋風，就這一年的秋天，你看這個句子都不簡單的，有秋風、有落日。秋風是代表秋天，這一年四季當中是代表秋季。落日，落日是太陽往下落，快到傍晚的時候了，這是一天當中的時光。斜呢，這不讀斜，一般講話都寫這個字，古時候讀霞，這在《毛詩》裏面有。那麼太陽下沉了，往西邊這個落日斜斜的快要下去了。

說這兩個時間還不算，你把空間與時間組合起來，這個不容易。你研究詩難處就在這裏，作詩固然難，欣賞詩也難。比如說普通你讀你看，這兩句你怎麼看法子？禹廟空山裏，他空山懂不懂還是問題，就算懂了，知道是空山，這個人煙罕至、少去的地方，空山。秋風落日斜，一年秋天有這一天是快落日了，不過如此而已，還有意思懂不懂的，還有意思，杜工部他不是住在這個空山裏面，他是在山下，這空山是在山頂、山高處，他要來訪問來拜訪禹廟、來看禹廟，他要從下面往上走，一大早，早晨就出來往上走，走到禹廟的時候已經落日了。訪禹廟的時間、路程都包括在這裏面。你必得要這樣想，你才把這兩句話把它的生動活起來，看活了，不要

把它看死了，這詩你要這樣往裏面去研究。這秋風落日，這個落字也是個詩眼，它跟空字一樣。這個太陽正要往下落，太陽正要往下落的時候，杜工部好不容易走上來，太陽、天氣快要差不多了，快要晚了，好不容易來一趟，這意思都統統在內。

荒庭垂橘柚。古屋畫龍蛇。

蛇不讀蛇、讀沙，他來了一看，快要落日，當然目的就是要來看禹廟。就往禹廟裏面一走，先看見禹廟外面的環境，外面是庭院，禹廟的庭院怎麼樣呢？「荒庭」，荒涼的，荒涼就是剛才我講那個空山，空字重要，這個荒庭就是跟那個空字是互相照應的，空就是一個伏筆，下面這個荒庭就跟那個空字照應上了。古人講文章講詩都是有這結構，不會把它散漫了、斷絕了，那一句與那一段，那都有關係的，這都是前後都有照映的，否則那是不成文，也不成為詩。這個荒庭是沒有人，這個庭院是荒涼，沒人在那裏管理。「垂橘柚」，垂橘柚，那個庭院裏面有果樹，果樹種的有橘子、有柚子，四川的橘子柚子在全中國來講都是有名的。古時候皇帝，各國的各州每一年都要向這皇帝進貢。進貢，這是古時候名詞，就是一年當中，把地方的

特產拿去送給皇帝，四川進貢的就是橘子跟柚子。古時候有九貢，九州各州都有進貢，在四川進貢的就是橘子跟柚子，可見它這地方是很好的很有名的。那麼禹廟庭院裏面那個樹，沒有人到那邊去看去管理，樹上又是橘子、又是柚子在那長著，垂在那裏，垂在那裏成熟了，成熟垂著也沒有人去摘，它自然在那裏，就垂橘柚，這垂字也是用得好好。

「古屋畫龍蛇」，古屋畫龍蛇，這庭院是前面，杜工部是走在這個庭院，看見那個庭院。現在這第四句走到禹廟裏面去了，到了禹廟裏面一看，這古屋——就是古代的建築物，指的就是禹廟。裏面那個壁上，牆壁上壁畫，壁畫上畫的是龍、畫著蛇，這個壁畫都要合乎那個廟的，合乎廟的主、供廟主那種身分。比如說前面講的破山寺，破山寺的壁上壁畫絕不會畫龍蛇，它是佛家的，佛家有佛家的圖像。這是禹王，禹王治水的時候，那可不容易了，水類的有毒蛇猛獸多得很。山上有猛獸，水裏有毒蛇，水族那些動物有龍有蛇，所以它畫這個在禹廟的牆壁上，壁畫畫的是有龍有蛇，古屋畫龍蛇，這是到廟裏面的一種景。古，這個古字也是詩眼，它也是

跟空山、禹廟是照映的。

雲氣生虛壁。江聲走白沙。

「生虛壁」，這壁是那裏？長江三峽兩岸非常陡，陡得就跟那個牆壁一樣。虛壁，那樣陡，三峽兩岸那個高山，沒有人的，所以虛，虛無人煙，沒有人煙，這叫虛壁。那個虛壁是一片「雲氣」，雲氣什麼時候有呢？早晨太陽出來不會有的，在傍晚太陽落山的時候，那個水蒸氣、地氣往上沖起來，一層一層那個深厚的雲氣，從兩岸虛壁上沖起來的、生出來的。這是從三峽的高處去寫這個景。

「江聲走白沙」，往大江裏看，三峽的水流得很急，在平地流的水緩緩的流，不會發出很大的聲音出來。它這個三峽水流得非常急，所以它就有那種大的聲音。發出聲音還不算，水下面有那個沙石，水流得很急，就把那個沙石帶著往下流。往下流，它這個走字用得好，非常生動的，走白沙，那個沙被急水帶著往下流，就等於那個沙石往下走，滾動的走，這多麼形象。這是寫出長江這個大江的聲音。

寫這個幹什麼呢？一下子那不懂文法的人，不懂詩章法的人一看，這一下又是

寫禹廟，又寫這個荒庭，這個古屋是寫禹廟裏面，然後又寫出這個大江的雲氣、江聲，這些什麼呢？這兩句，他到禹廟裏參觀之後，參觀古屋畫龍蛇以後就出來了，出來時間不早了，回去了，在回去的路程上看見那個大江，這就把它結合起來。看那個大江一片雲氣生在兩岸虛壁上，再看看江聲，大江的水流得那麼急，夾雜著那個白沙，這是回來的路上。回來的路上別的不好寫，你單寫這個，你再問路上的景致、其他的風景很多，為什麼單獨寫這兩種？

這還是要根據不離本體，不是亂寫的。因為禹王治水好不容易，他鑿開了三峽，這是禹王的工程，好大的工程，現在三峽讓四川上面那些水能夠都從三峽流出去，這種的大工程好不容易，寫這個就是說禹王的那種功勞，大禹治水那種功勞都是含在這裏面。「雲氣生虛壁，江聲走白沙」，也是照應那個空山。前面「古屋畫龍蛇」，這是照應那個禹廟，一個禹廟、一個空山。

下面再看這兩副對聯，都把它照應到了，最後更重要了，這首詩它的主要議題就在這裏了。

早知乘四載。疏鑿控三巴。

「早知」，杜工部是讀書人，讀書人他讀什麼書？中國讀書人讀中國基本的文化就是五經，五經是詩、書、易、禮、春秋。《書經》是必讀的，杜工部讀《書經》早就讀過了，讀《書經》他當然知道是禹王治水那種功績、那種功勞。「乘四載」是什麼呢？四載是四種，禹王治水的時候，他所用的交通工具具有四種。這個四載就看後面參考，參考四載這個名詞，《尚書》也叫《書經》裏面講「予乘四載」，禹王講我在治水的時候，我所乘用的交通工具四種。那四種呢？「水行乘舟」，在水上過水的時候，乘著這船叫舟船。「陸行乘車」，在陸地上坐交通工具是乘用車輛。因為那時候治水，除了水就是陸地，不是那麼簡單，還有「泥行」，水剛剛流出去，那個地上還沒有乾，所以泥巴很多。那個泥很困難，泥比水還麻煩，你一陷下去，出也出不來，下又下不去，那個多麻煩，所以泥行它有一種工具，那種工具叫作「輶」，輶，乘著輶。那種輶它既不能夠很重，也不能太輕，重的話就陷到泥裏面去了，它在泥上面能夠滑著走，滑行，就跟現在外國用滑雪的那種工具類似，它下

面是光滑的，兩頭翹起來，四周都翹起來，不能夠讓泥巴到裏面去，人可以在上面乘載。

「山行乘標」，這個標也不是船，也不是在泥沙滑行的輻。標是什麼東西呢？根據我們雪公老師講過，它就是一種鞋子，穿的一雙鞋子。我們小時候在大陸上還有，這叫雨鞋。雨鞋，下雨的時候就穿那種鞋子，那是很高的靴子，靴子再加個鞋底釘鐵釘子，用那種桐油（桐樹那個油）一次一次的油漆在上面。那是一種布做的，從這個底以及鞋面子用桐油把它一層一層油在上面。油在上面那功夫很麻煩的，油在上面再來曬，曬過之後在陰涼的時候、在這個風涼的時候讓它乾，乾過之後再油一次，再油又曬，這樣經過多少次數的，穿在腳上的不會很硬，很軟的。那麼這是普通人穿雨鞋走水、走在泥上面、在平地上走。那個禹王治水的時候，他不但是在平地，他也走在山上，山上是高處的時候。後來所謂我們小時候所見到的是平地，在平地穿的是平底，而禹王那時候穿的不是平底，他要配合上山用的後來有不相同的那種標，然後他可以走在山上，那個有釘子的鞋有一種抓的力量，他可以上山。

這是乘標，這叫四載，你可以想像的話，山上、平地、泥裏面、水上無處不去，在水上那些洪水，遇到那些蛟龍、蛇，他都要跟牠奮鬥、要征服牠，這是可想而知的。

「早知乘四載」，杜工部講，我讀《書經》的時候，小時候就知道了，可知道是知道，那時候只在書本上面了解，還沒有實地來參觀，沒有看過禹王的那種工程，他的功能怎麼樣呢？下面這最後一句，「疏鑿控三巴」。禹王開闢三峽疏開這個水，你要把四川上面那個水排洩下去，排洩洪水叫疏，疏鑿，鑿開三峽。控制三巴，三巴什麼呢？下面參考書，據《華陽國志》，劉璋那時治理四川的時候，改永寧為巴郡，把固陵改為巴東，徙龐義改為巴西太守，徙龐義，把龐義這個人遷到巴西，作為巴西太守，這叫三巴，四川有這三個地方。把巴郡，這個有巴東、有巴西，再有巴郡，這個控制住什麼呢？假如說長江三峽不鑿開的時候，你怎麼控制？所以開闢高山這麼長的這麼大的工程，杜工部講我早年讀《書經》的時候，雖然是知道，而今進到這地方來，一看這樣的工程，實地上去看的時候，才知道這工程這樣的偉大。你看看，全部的這一首詩，就是注重在控三巴這個「控」字。「早知」這兩個字，

早知和這個控字，看見這個就知道禹王的工程，除了讀書還要到實地上來參觀，才能了解古人寫的歷史是這樣的，才這樣的親切。那麼這是講禹王的工程，讚歎他的工程。

下面就文法來看看，起聯看這個廟貌以及它的處所、季候的氣候節令，這時間，這就是開頭那一副聯，那廟貌就指禹廟、空山，秋風、落日是候令及時間。這個領聯是「庭中景物」，庭中景物這是「荒庭垂橘柚」，是從這個候令來的，從「秋風落日斜」，照應那個，從那個來的。「屋內丹青」，屋內丹青就是「古屋畫龍蛇」，是從廟貌來說的，禹廟空山第一句。脛聯呢？是峽壁生雲，高處是寫色。「雲氣生虛壁」是從高處寫那個景色。江挾沙走，那是低處寫的是聲音，聽到這江流那種聲音。一個是寫色，一個是寫聲。結聯是「瞻廟俯江」，回頭看看禹廟，再往下看，俯看大江，「緬焉懷古」，沉思到古時候禹王當年那種辛苦。明的是寫江山氣勢，暗地裏是點疏鑿的神功，禹王的那種神來不測的功勞，所以直到現在，中國大陸講神州，神州就是禹王畫野分州，分成中國大陸九州，這就是神州。就是這個八句都

在這裏。

下面講結構，結聯，近處它是承第三副聯來的，「雲氣生虛壁，江聲走白沙」，遠處來講，是遙映起聯，照應是「禹廟空山、秋風落日」，從那個上面照應，一線貫穿。這一首詩全部用的都是敘事跟描寫，敘事描寫根據《詩經》講的，寫詩的方都是賦，用這個賦體。賦體難處就在這裏，它寫的，你看寫的是風景，敘述的是事情。「早知乘四載，疏鑿控三巴」，這個都是敘事，中間那些寫的風景，寫聲寫色，以至於起聯這些的空山、落日都是賦，可是這個賦，你說幾個人能夠寫得到、寫得出來？難得很。再講前面杜工部自己寫的「國破山河在，城春草木深」，那也是賦體。城春草木，詩人一看，人家也不了解，就說這個城裏是春天來的，草木長得這個風景好。草木風景好，山上草木甚好，在這個城裏面草木深就不好。懂得詩法的人就知道，城市裏面草木長得那麼深，這個城裏沒有人，兵荒馬亂，這個城市裏面是殘破沒有人煙，淪陷才是這樣。那也是賦體，賦體就這麼難寫。不懂詩法的時候，你看看那個都是風景，那一片荒涼的，這個你看不出來的，作固然作不出來，

不懂這個方法的話，看也看不出來。這個〈禹廟〉要是方法懂了，你就留心它剛才講的，他從山下到禹廟，那個時間已經晚了，然後看過之後再回頭來看，這個都有線索的，你必得要把它理出，看清楚了，然後才懂得。最後要看的它的氣象，要看它的境界，境界就是後面的取境，那就神了，才看到它這個神氣了。那你必得要多念、多吟誦，然後它味道才能看得出來。

詩階述唐選講(下)

第十五講

秋登宣城謝朓北樓

江城如畫裏。山曉望晴空。兩水夾明鏡。雙橋落彩虹。
人烟寒橘柚。秋色老梧桐。誰念北樓上。臨風懷謝公。

這一首詩是古蹟類，《詩階述唐》裏面有分好幾大類，我們上一回講的是寺廟那一類的，寺廟也講了兩首，我們這首就講古蹟。古蹟就是名勝古蹟，比如說你到那裏遊覽，不是你作一首詩，只是說那個地方的風景怎麼美，那個不夠深度，必得要把那個地方的古蹟說出來，這個含有文化的一種氣質，古蹟這一類是有這種好處。這一首詩就是古蹟這一類的第二首。

先說說這個題目「秋登宣城謝朓北樓」，謝朓這個人是在六朝時候宋齊梁陳，齊國齊朝的人。齊朝那時候是南北朝，南北朝也叫南齊，是南齊一位有名的詩人叫謝朓。他在那個時候是在宣城這地方當太守，就是宣城那個地方的一個長官。他在

當太守的時候，在那個城裏面，宣城城裏面建築一座樓房，在那裏既是詩人，也是一個地方長官。建築那個樓，當然一時候文人雅士在那裏聚會，到後來這個地方當然是一個名勝古蹟了。從南齊到唐朝年代已經很久了，這個時候李太白對於謝朓作的詩非常敬佩的，他到了宣城，這機會當然不會放過的，那就要到謝朓這個北樓去憑弔、去遊覽，作了這一首詩。這首詩注意這個題目，他訂的題目還有一個是秋天，再是宣城、謝朓、北樓，題目既是這樣的話，詩裏面都要把這些意思都含在裏面。最重要的是謝朓，以人為最主要。

下面我們就看了，這個八句詩是四副對聯，一副對聯是一個變化，一聯一變化的，它這詩的造句法跟文章完全不同。第一副聯：

江城如畫裏。山曉望晴空。

「江城」，宣城這一個城靠在江邊的，江邊的一座城叫做江城。如果說城是靠在山邊的話，叫山城，造句用詞加上一個字，那個境界就不同的。你只是講城的話，那現在人講城市，城市有什麼好呢？城市裏面盡是人、盡是房屋，你那講的江城有

水有城，山城有山有城，那風景就不同了，立刻就有風景。它這個是江城，靠江邊的，城邊有大江，江岸上是一座城。「如畫裏」，這三個字重要，尤其這個如字，畫裏什麼呢？畫的是一幅山水畫，山水畫你看，畫的是山水畫，有江，江岸上有城。再呢？上面是天空裏面畫幾朵雲彩，這幅畫這風景很美，再加上一年四季，把四季的氣候再帶出來，那就更美了。它這個是如畫裏，靠近江邊的這一座城，就跟畫裏面畫的是一樣的。注意到「如畫裏」，它不是真實的畫，不是真實的畫就像畫，像畫的時候，下面的那幾副對聯子所描寫的，那寫出來的就要跟畫是一樣。這是第一句，第一句最重要了。

再「山曉望晴空」，你這畫是什麼畫呢？前面第一句說有江，江城邊當然也有山，它這個山又出現了，山出現的時候還不算，還有時間，什麼時間呢？他登謝朓北樓的時候，什麼時候上這個樓去呢？天明的時候，早晨，早晨叫山曉。山曉要注意，山曉，山上這個天氣明的時候，太陽還沒有出來。太陽沒有出來的時候，天明了，這個時候他登上北樓，登上這個樓上面才看見天明，假如沒有登樓在平地，在

樓下的時候，天還沒有大明。他這望，望什麼呢？望晴空。晴空是天沒有下雪，沒有下，這個天氣是晴朗的叫晴空。為什麼說晴空呢？與下面有關係的，一定要說晴空。這個如畫裏，第一句「如畫裏」是就平地講的，「山曉望晴空」是高處，往天空往高處講的，他這有變化。這一副聯兩句話說出來以後，下面你看怎麼樣接下去。

接下去，第一句不是說城嗎？而且是城如畫裏，下面就寫城裏面事情了。文章比如說一段一段，開頭那一段很重要，接著第二段起承轉合這接著第一段，你不能完全說的跟第一段相同，也不能說跟第一段沒有關係，麻煩就在這裏。就不黏不脫的，黏是黏著在那裏，也不黏得一樣，也不能脫離關係。這個領聯，第二副聯：

兩水夾明鏡。雙橋落彩虹。

你看這就是畫，畫就是解釋這個，就講那個江城城裏面的事情。這個江城有兩道水，兩道溪流，溪水、河流。兩道河流是夾著，用那個夾字，夾字用得好，夾字可說是詩眼。這個「夾明鏡」，明鏡指的什麼呢？明鏡指的就是河水，溪流這個水，水一明很清潔，清潔可以照得出來人的影子，可以照明，它就跟鏡子一樣，就同明

鏡一樣。夾明鏡怎麼講法呢？不是把明鏡夾起來，它這個詩的句法特殊的，它就說這個兩水如同明鏡一樣的明，那種清潔，特清的那兩條河裏的水，清得跟明鏡一樣，把這個城夾在中間，城是在兩條河的中間，是這樣的。夾是河水夾住城，不是兩水夾著明鏡，明鏡是比喻話，明鏡是比喻兩條水——兩條河流的水。這兩條河流的水把這個城夾在中間，你想想看，這個城就有趣味了，風景就好了。它一道江，江還不算，又另外有兩條溪流注入到江裏面，兩條支流，支流的這兩條河流又把這個城夾在兩條河流的中間，而且這個河流的水明得跟那個鏡子一樣可以照人的，這句話造起來可不容易，那麼這是一副對聯。

下面「雙橋落彩虹」，這兩條水，水上有橋樑，從城裏面近處要通過這個溪流，有河流有橋，有橋樑才能夠通行，這個橋樑是雙橋，兩座橋樑。兩座橋樑究竟在那裏呢？也不必考了，因為古時候這個究竟在什麼地方，那也不必考量也變動很多，這是兩座橋。那麼兩座橋什麼形狀呢？拱橋。拱橋，古時候那個橋，這一個靠這一個岸邊，在那一個岸邊，造的那個橋比較低，低是由低處慢慢高起來，高到中央是

最高的，然後又低下去，就好像一張弓一樣的，叫拱橋。那拱橋怎麼造成的？就是我們國父在《孫文學說》裏面都有講過心理建設，中國你說是不懂科學嗎？中國科學是老早就有發明，他造那個拱橋，橋下面也沒有橋柱子，中間的兩岸這個橋，河很寬，他就用那個磚、用那個石頭能夠從那一面一點一點堆，堆到對岸起來。他堆得起來，就比下面有柱子的還有力量，有柱子你的力量做得不夠，那超級洪水一沖就沖走了，沖走那個上面橋樑就沖垮了。它那個不會的，它為什麼不會？它利用力學的原理，現在你們各位在學校裏，研究科學都懂得力學，利用那個力學的原理建築起來，它就不會倒下來，那就是拱橋，拱橋中間是最高的。

拱橋除了橋的本身以外，兩邊有欄杆，橋的欄杆，欄杆用油漆，油漆有各種的顏色，那彩色很美的。這個詩人把它形容出來，形容就好像天上雨後現出來的那種彩虹一樣的好看。雙橋上，本來說雙橋上每一座橋樑上兩邊的欄杆，都漆一種像彩虹那樣的各種顏色，這樣說出來沒有什麼美，好看是好看，但是句子並不怎麼美。你看它這用個「落」字多好，落字用得太生動了，好像詩人在那裏看這個雙橋欄杆

的時候，就從兩邊的欄杆，從他眼裏看就像從天上往下落是一樣的，落下了彩虹。不但就像那天上彩虹，而且比天上的彩虹還要生動。我們看天上的雨後彩虹，還是在那固定的不動，他這彩虹是像天空往下落，你看這個字用得好多好。「雙橋落彩虹」，這是形容橋樑兩邊的欄杆那種美，這是城外面的，江城外面的河流的和橋樑。

下面第三副聯子：

人烟寒橘柚。秋色老梧桐。

上面那一副聯是寫城外的景，這一副聯是寫城裏邊的景。本來普通的寫詩都要變化，上一副聯子寫景，下一副聯子就要寫情了，如果說都寫景的話，那很不容易寫，為什麼呢？都寫景的話，不小心寫的是合了掌。怎麼樣合了掌呢？比如說你不懂這個詩的方法，好，上面那一副聯「兩水夾明鏡，雙橋落彩虹」寫得很好，那城外的風景還有很多，那我找出比你還要好的風景再寫行不行呢？那就不行了，那就沒有變化了，合了掌了。你看他下面寫景不是在城外了，寫城裏。他雖然都是寫景，他景有變化的，這一層講到這裏，你寫的景，這個詩方法、結構的方法要留心。

這一副聯而且意思可以講出來，意思講出來的話，字面的意思講出來，他其中含的那種精神，那就沒辦法講得出來了。沒辦法講得出來，在各位了解這個意思以後，根據這個意思來想他的精神，那麼我們就看了。

「人烟」，剛才我說這裏講城裏，各位要問：你憑什麼說是寫城裏？他這就是，人烟，人烟就是城裏，城裏面才有早晨起來人家做早飯一種炊煙，炊飯用的，屋上冒的那個烟叫人烟。「含橘柚」，那個院子裏面種的有橘子有柚子。這個跟現在城市不同，所以現代人讀古詩難處在這裏，生活環境都不一樣。現在你說到台北市，台北市那一個家裏種橘子種柚子？台中市市裏面也沒有，現在的城市都是沒有的。古時候城市那個大的庭院裏面，他裏面種的就有橘子就有柚子，就有那些果樹，我們現在不知道而已。

「人烟寒橘柚」，寒橘柚的寒字特別有精神。為什麼特別有精神呢？你注意下一句「秋色老梧桐」，這個秋，氣候是秋天的氣候。秋天的氣候在內地，它雖然是在長江的流域，長江流域在秋天也下霜了，下霜，剛才你看起聯的第二句「山曉望

晴空」，那晴字重要。為什麼晴字重要？它這是在早晨，這裏面看人烟寒橘柚這個寒字，就跟那個照應出來、照應到了，互相照應了。既是秋天，那當然是早晨起來，早晨起來又是晴天，又是天晴的，天晴的怎麼寒呢？因為在內地天氣很晴，天氣晴得沒有下雪，天氣晴早晨一定是降霜，早晨降霜起來時候非常寒冷，只有晴天天氣晴的時候它才降霜，天氣不晴它不會降霜的。這個寒橘柚呢？橘子樹上、柚子樹上，而且在秋天橘跟柚都結實都成熟了，這果上面有霜降在上面，用一個寒字看起來的話，一片霜寒的那種氣分，看見那個金黃色的橘子，你想像，細細地想想那種境界，他造境這一句話，造的那種境界非常難。

但是「秋色老梧桐」，秋色，秋天的景色，秋天景色是那些景色呢？上一句是寒橘柚，也是個景色，再呢是老梧桐，梧桐也是一個景色。為什麼叫老梧桐，老梧桐，梧桐樹，梧桐樹這個葉子到了秋天。比如說現在有一個成語說是一葉知秋，什麼叫做一葉知秋？就是說過去的人都知道，每一年到了立秋的時候，立秋的那一天，梧桐樹就開始掉一片葉子下來，這個葉子當然還沒有枯焦，沒有枯焦的梧桐葉

子，它在樹幹上面力量就不夠了，它會掉下來，比較老一點葉子會掉下來。因此人家看見梧桐葉子能夠掉下來話，就知道是秋天到了，一葉知秋。一葉知秋指的梧桐樹的梧桐葉知秋，不是指其他的葉子，因為剛剛立秋的時候，那其他的樹葉還沒有掉。比如說在內地普通人叫楓樹，楓樹到了秋天，到了深秋的時候，它還沒有掉，叫秋山紅葉，假使說你要畫畫，畫了一葉知秋的話，你掉下來不是梧桐葉，你掉下來是楓樹葉，那看你就是笑話你不懂了。這個畫畫也好，學得這個各種藝術也好，寫詩當然更不必說了，你對於那些自然界的這些氣候、草木都要了解。

它這個老梧桐到下霜的時候，不只是一葉知秋，不是一葉掉下來了，它掉得很多。整個梧桐樹上的葉子沒有了、掉完了，這就是老，老梧桐。你想想那個境界，城裏面那個人家庭院裏面梧桐樹樹葉子沒有了、掉光了，再看果樹上面那個橘子也是成熟了，還在上面，霜降在那邊，那是又是一種氣象，所以用寒字、用老字，它特別能夠把城裏邊那個秋天一片霜寒之氣的景帶出來。

最後這一副聯子，景都寫完了，從「江城如畫裏」，一直到「秋色老梧桐」都

寫完了，都寫完了，你看那個如字重要不重要？江城如畫裏那個如字，如字是全首詩的一個詩眼，一個總眼在那裏。那就是說城內城外，平處高空全部寫得都是跟一幅畫一樣的，把這一座江城寫得最完美無缺的一幅畫，那就是如畫裏。實在不是畫，雖不是畫，卻寫得跟畫是完全一樣。我們知道那個畫家，他畫畫也不簡單，畫畫跟照相不一樣的，畫畫有它的藝術。它的藝術在那裏？它有它造出來的境界。本來那一座城一幅山水，一處山水，我們普通人看起來沒有什麼好，這個畫家藉主要的素材，他增加上那一種匠心別具，他增加上更好的一種美感上去，這是他藝術的造境，所以他比真實的境界還要好、還要美。他這裏寫「如畫裏」，他寫的實際上比宣城還要美，寫的那個比這真實的景物還要美。那如字是這樣。最後這一聯：

誰念北樓上。臨風懷謝公。

「誰」，李太白寫到這裏就發感歎了。他說我到這裏面來，到這個樓上來，他說登樓，他寫這登字，我登上這個北樓，我是來幹什麼呢？我不是來瀏覽風景的，我是來崇拜這南齊時代的大詩人謝朓，我懷念他。當年他在這個樓上，在這裏讀書

與一般詩人在這裏雅會、雅聚，趁機吟詩，我現在到這來是懷念他的、崇拜他的。這個誰字，指的是除了我李太白在這裏，今天我李太白在這裏是懷念謝公，是「臨風懷謝公」，臨風，從早晨的寒風、早晨的霜寒這種的，來懷念，懷念謝朓——謝公。我是懷念謝公不錯，將來我李太白以後，以後誰知道有誰，還有誰來到這個樓上來懷念謝公呢？李太白說話含蓄，詩文的含蓄，你仔細再往裏面再深入追究的話，剛才講的是一般人的那種注解，你深入的在裏面研究的話，就說今天李太白，我今天在懷念謝公，將來有誰來懷念我李太白在這裏懷念謝公。你們都有學過文法、學過西洋文法的，大句裏面有小句，小句裏面帶有小句，複雜的又複雜這個句法，他這個句法就是這麼簡單，可這意思就這麼複雜。他這十個字就這個人來講，古人，古人是指的謝公，今人是指著李太白自己，誰指的未來的人，三際：過去、現在、未來三種人。時間，謝朓——南齊的那個時候，現在李太白這個時候，未來的時候不可知的，三際三個時間。事情，謝朓當年在這樓上做的那些雅事情。今天的李太白，我們讀這首詩，李太白當時在那裏在樓上懷念謝公，又看江城城裏城外，天空早晨那一片風景，李太白那個時候。我們現在也從李太白以後，不但我們現在，千古以

後的人，只要我們人類文化、人類的藝術存在的話，李太白這個詩是永久存在的，藝術家就是這麼高，後來的人念這首詩的時候，都會想到李太白那種景緻那種景象。時間、事情、人物都是三際，過去、現在、未來，你看這十個字輕輕鬆鬆的帶在裏面。我們雪公老師講這首詩，在學校裏面講的時候，一般人叫他說神來之筆，神來之筆這還不算，他千古神筆，千古以來的神來之筆。可以說除了李太白，任何人也做不到，李太白自己作出來了這首詩，他再作另外的話，同樣的也作不出來這一個。這十個字，全首詩主體就在這裏。以前面三副聯全部是寫風景的，最後這一副聯是這個情，情是懷念這個情，懷念了古人自己感歎，懷念後人萬法無常。藝術的境界那是永久存在，所以現在一般人不學道，不學道學藝術也好，何況是藝術更可以幫助修道。所以中國的詩、中國的藝術，它的境界就跟那外國人就是不同的。

這個文法格局大家看看，起聯首句「近瞻閭閻」，閭閻就是人家城裏的那些人烟。次句是「遠眺郊野」，那就是山曉望晴空。領聯那是兩水雙橋是形容「向郊野寫景」，是寫城外的景。脛聯是橘柚梧桐，是點染的那種風景，是從閭閻裏面記的

時間，把這秋天的景色時間寫出來的，你沒有那些，表現不出來秋天的景色。結聯是作者的「今日懷古」，後者誰來懷念今人？誰來懷念李太白呢？是李太白的感想。

全首詩所寫的事物，是借用自然界的景物，皆是登樓所見到的這些風景。結處古今流水，孔子所講的，子在川上曰：「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晝夜」。流水，不禁感慨係之，李太白是感慨係之。可是我們修道的人知道，學藝術的人也知道，他不修道，他造出的藝術，真實的藝術做出來的藝術存在，永久存在，是藝術的生命。那麼修道的人的話，能夠了道了，把它無常法轉到常法，轉到真如的實法，那就是另一個境界了。這個詩念了以後，也是幫助我們了解萬法無常，幫助我們修道，把世間那些世俗的事情空了。佛家講空，空的什麼呢？空的是那些財、色、名、食、睡，你這首詩看了之後，那自自然然的就把它空掉了。

第十六講

渡荊門送別

渡遠荊門外。來從楚國遊。山隨平野盡。江入大荒流。
月下飛天鏡。雲生結海樓。仍憐故鄉水。萬里送行舟。

這一首詩題目叫做「渡荊門送別」。荊門是從四川經過三峽，長江的三峽到達湖北，湖北有一個荊門山，過了荊門山到了平地這個地方。送別呢？他是送一位朋友，從四川送朋友南下到長江下游這一帶。這題目，我們欣賞這一首詩，一方面就欣賞李太白這個詩的藝術，一方面是要了解中國的文化。中國文化以五倫做基礎，五倫當中就有朋友這一倫。講五倫幹什麼？講五倫，五倫之間就是要互相講究關懷、互相幫助，愈是這樣照顧的話，愈是表現出人與人之間這一種厚道，這就是講五倫的倫常關係。所以中國的藝術，文學藝術都是表現這種精神，下面我們就研究這個。

渡遠荆門外。來從楚國遊。

這是五言律詩，五言律詩照例是八句，八句是四副對聯，我們現在欣賞這個詩。本來每首唐詩都可以吟唱的、吟誦的，要吟誦一定要講究這聲調譜。那個押韻，我們因時間的關係都不講，以前的我們都沒有講，我們只研究這個文字跟它的內容。

開頭這兩句，就是第一副起聯，起步的、發起的起，起聯。起聯那當然是不容易做。你看「渡」，渡是什麼？渡字，一個字就包含了，沒有船怎麼渡法子呢？它是有船，還有長江，這些這意思都包含在這個渡字在當中，一個字就包含這麼多意思。「遠」，一個遠字，遠字的意思就是從四川到湖北荆門這個地方路途很遠，把這個路程也包括這裏。「荆門」，荆門指明是在湖北荆門山，「外」，外是出了荆門山。這五個字就是說李太白送朋友從四川到湖北這一個路程，使用的交通工具都包含在當中。包含在當中的時候，可是說了之後，下面不能出界。下面每一副聯子所講的都與這上面有關係，它是這樣的。

第二句，「來從楚國遊」，來，從那來呢？是從四川來的。四川它是從這個字，

從這個字就是送別人，送朋友來的，不是自己主動的來，不是以自己為主，他是送朋友來的，他是在從屬的地位，從一個朋友來。來到什麼呢？到了楚國。湖北在古時候是楚國，楚國那時候範圍很大，湖北、湖南、安徽的一部分，這些都是楚國，來從楚國遊。遊呢？凡是你到外面，無論是旅行、做什麼都是叫遊。從什麼地方來，到達什麼地方，這個清清楚楚的，做什麼事情也包含在當中。這一聯當然是重要了，下面接著你看他怎麼接法子，既是前面講渡字，渡是坐船，坐船又是在荊門，你在那裏坐船呢？當然不是黃河，而是長江。你怎麼知道是長江呢？有一個荊門在那裏，有荊門、有楚國，長江流域，這就是很明顯的地方。那麼他就講了：

山隨平野盡。江入大荒流。

從四川三峽下來，長江三峽兩岸高，兩岸都是高山。高山，小船從長江裏面往下流，那個是驚險，兩岸的景，那個山是景，可以說是不管到過的、沒到過的，沒到過的看見那個地圖也知道，非常驚險萬狀，那是險境很多。可是一經過了荊門山，出了荊門山是平地了。平地，這個詩句的造法你看，山，山就是從荊門山一直往上，

三峽兩岸山都是包括在內，從四川下來兩面綿延不斷那麼多的山到這裏，到荊門這個山外這裏。隨，這個隨字用得妙。隨什麼呢？山隨著這個平野，山沒有了，就是平地，平地一片大野，一片是廣大的荒野——平野。荒野盡，盡的不是平野盡，而是山盡了，山盡了，山到達了平野，山就沒有了，看不見山了。隨著平野，一到平野，這隨字怎麼用得好呢？隨這個字是活動字、是個動詞，隨是跟隨，隨眾的。「山隨平野盡」，這個平野呢？山就沒有了。從隨字講，好像就把這個山，變成一個好像能夠行動似的，原來這個山是很高很險的，一隨著這個到了平野，山止住，沒有了，止住了，沒有，這個行動停止了。它這個隨字，其實山是在那裏不動的，可是有這一個隨字在那裏，就把那山動起來，活動起來。在詩人他的想像，詩人有想像力，他想像力非常豐富，就好像山隨這個船一直一直跟過來，跟隨到此停止下來，沒有，它有這些意味在當中。這一句說山。

下一句說江，「江入大荒流」，長江原來在山下，受到兩岸高山把它約束，約束感覺得很不自由，江面也不會很太寬。可是一到荊門山一完了之後，到了平野的

時候，入了大荒，廣大的荒野，荒就是一片空曠的環境。再這個「入」字也用得好，江入。上面那個山隨，隨字把山形象化了，這個入字也把大江形象化了。這個大江好像一條龍一樣的，原來是從山下慢慢緩緩盡，一盡，見到荊門山外，突然的進入大荒空曠的境界，在這個空曠的境界流動。這個當然不是亂流，它還是有堤岸的，它不是亂流，入了大荒流。那麼這個送客人，送客人送到這裏，送到這裏不再進步了，不再往前進了。就李太白送到這裏，他不再往前進了，那就是讓他的客、讓他的朋友繼續往前走，這個船往前，他自己要回過頭去了，要回去了。這個你怎麼看得出來他要回去呢？這詩不是說明的，詩是叫我們人欣賞，我們從它這個句子句法裏面去體會、去想。下面你看：

月下飛天鏡。雲生結海樓。

那就是跟他朋友說：我送君，送你送到此為止，我不再送了。為什麼不再送？就說這個詩可是沒有這麼講，但是我們欣賞詩的時候，總得要知道這個意思。它的意思在那裏呢？三峽這個地方非常險惡，既是非常險，小船經過那三峽是非常驚險

的。朋友之道，朋友要經過三峽，他不放心，從四川送。比如說我們現在有朋友到我們家來訪問，來拜訪我們，他要回去了，回去時候我們要送他，送他把他送到車站。為什麼送到車站呢？就怕他這一路上車輛這麼多，顧慮到他的安全，把他送到車站上車，我們才放心，意思含意都在當中。古人即使是不送到車站，總是送一段路程，送一段路程那是總得交代一句：「你慢走」，或是「自己要多保重」，這都是一個交代的話，都是關懷朋友的話。他因為三峽這一段路程，船經過那地方非常危險，他不放心，所以他要從四川那地方一直送朋友送到荊門這地方，一到荊門這地方，江水緩緩的平了，江水一平，那就是不會有什麼安全問題了，他就是不會有危險了，所以到這裏他就不再送了。

不再送，體會出來，下面兩句話「月下飛天鏡」，他一定是很早，在夜間就開始送，送到這個時候，天亮了。天亮的時候，月亮還在西邊、還在天上，可是在天上，早晨的月亮下得非常快。月下這個下字，這下字是動詞，一看的話，早晨的月亮在西邊好像很快地往下落，這下字當落字講。飛字呢？這個飛字形容這個落，落

得飛快。比如我們有這個經驗大家可以體驗，早晨出來這個太陽，你看那個太陽，不出來則已，一出來的話，很快，一冒出來了，很快一直往上升。下午的時候，這個夕陽西下的時候，你看那個很大的夕陽，那個太陽轉眼之間就看不見了。原來整個圓圓的，不到一二分鐘，整個就看不見了。那麼它這個月亮，講這個月亮，天明的這個月亮它下得特別快，叫飛。這個飛字在那裏飛呢？那裏飛下去呢？這個天，它的天空。鏡字是形容這個月亮，因為就好像一面鏡子，又光明又清潔，那種鏡子在天上往下飛。李太白作詩的造句，其他人是學不到的。你看這五個字，你把這五個字拆開來的話，這五個字都是平淡無奇，都是普通的字，經他這麼一組合，那就是奇句了，千古的一種奇句，神奇的。

這是往西邊這裏看，往西邊看什麼呢？他要回去去看看西邊。再呢往東邊看，東邊是他的朋友繼續往前走，東邊是想像的長江往東流，繼續往東流，流到大海，出海的時候，那就是東邊，東海了，大海了。東海大海早晨的時候有個景，早晨一個什麼景呢？海市蜃樓。所謂海市蜃樓，在海上早晨的那種水蒸氣現出來的，現出

來的在空中看起來就像是有城市、有人、有建築物、有各種的東西，人的來來往往那些東西、山水。其實那什麼呢？假的。那海上早晨那種氣體，藉著早晨的陽光把它反映出來的，佛經裏面講那些現象，我們肉眼看出來這現象，這都是假相。

「雲生結海樓」，他東邊一看，那當然是想像的，實際上看不到那麼遠，往東邊一看，東邊的雲，就是水蒸氣現出來的，雲發生了，雲氣，一股雲氣發生出來。結，凝結的成為海上那種蜃樓。蜃樓，古時候相傳的，原來那是一種海邊的水族動物，在海灘上那種蜃樓那種氣，那是吐出來的，顯出來的一種樓、蜃樓，海樓。那麼假如往東邊看這種氣象，這就是說告訴朋友，你繼續往前行，我在此地，我們倆要分手了，我要回去。看，一個要回去，一個繼續往前走，可是沒有這麼講。回去，人是往西邊看，四川就在西邊，看的是西邊的月亮往下。往前，繼續往前走，這個朋友是往東邊看，是雲生結海樓這個現象，兩者是相背的，這樣分手了。

可是分手是分手，送到這裏為止，還不算為止，那不算為止。詩跟那個音樂一樣的，音樂彈奏的或是歌唱的，唱完了以後，還沒有了，還沒有完全了，還有餘音。

這個餘音是真的餘音嗎？其實是那個音已經沒有了，但是那個音卻還存在聽眾的心裏。古時候這個繞樑三匝，他聽了音樂的時候，那個音樂旋律，它總是還在這個屋樑上旋轉，那就是那個餘味還在心裏面。這個詩跟音樂一樣，音出來就是音樂，你研究詞句就是詩，所以這個詩它含著意思，雖然在這裏，送到這裏為止，他還不能止，人雖是要往回去了，往回程了，他心還沒有回去，心怎麼沒有回去呢？你看下面最後結這兩句。

仍憐故鄉水。萬里送行舟。

仍然，憐是憐惜，這是告訴朋友，我們倆雖然在這裏分手、分別了，可是這個分別是不錯，我們藉這個水，這個水是從那來的？水是從故鄉來的，李太白是四川人，水是從四川來的，這個朋友當然也是四川的。我們要好好的珍惜，憐就是憐惜、就珍惜，我們要珍惜從故鄉流出來的這個水，故鄉這個水。故鄉流的水，你是怎麼珍惜它呢？就是我現在不送你，我要回去了，可是這個水它沒有回去，水還要繼續往前流，它還是陪伴了你，它還繼續送你。萬里，不辭萬里來送你這個小船，行

舟，行舟你坐的這個小船，你到那裏，它一直把你送到你這個目的地為止。這個水是夠交情了，一直把你送，不管路程怎麼遙遠，它一直送你。

這一句話的情分，這個結聯就等於那個音樂，那演奏演奏到最後，最後一下子停止，停止到這個休止了，休止可是沒有休止，休止是讓聽的人把心裏其他一切念頭都排出去，更能夠淨化，這是一種心理體驗，體會剛才所聽到的那一種音樂。到這時候，他心理，輕鬆的心理，那種情緒到了最高最昇華的境界了，一切都是不在言當中，到了無言的境界，說不出來的一種境界。

佛法當然是不可說的境界了，這「萬里送行舟」，雖是不可說，我們可以看故鄉水這個情味含得多麼重。一個人從出門到遠路去的人，不管他做什麼事情，他離開了自己的故鄉，到了遠路、到了外地的時候，凡是故鄉來的人，當然非常親切，甚至於從故鄉開出來一輛汽車，這個汽車是那裏來的，這個汽車是什麼客運公司，他是我故鄉來的客運公司，就感覺特別的親熱。故鄉流出了這個水，這個水就是從故鄉流出來的，這個水也是不同的。也是從故鄉流出來的，你看看這個味道它又是

不同的。所以藉著這個故鄉水，李太白就跟朋友講，他說仍然要珍惜故鄉這個水。那就說我到這裏，我人不能夠一直把你送到目的地為止，可是我藉著這個故鄉水，這個水就把我送你的這種心理這個情分，一道伴著這水，一道把你送到你所到達的地方，它有這些含意在當中。你想想看從四川一直送到荊門，送到荊門這已經足夠交情了。倫常啊，這是朋友的一倫，朋友的一倫，你看看這一倫多麼這個深厚，做朋友做到這樣的話，這是中國的人情味。

現在講西洋文化，你叫他體驗體驗看看，別說是朋友了，前幾天我跟一個過去同事見了面談話，他很感慨。他說現在一般人開始就送小留學生到美國去，大概是為了讓他求知求學位，當然是重要，很好。可是知識求到了，學位有了，也在國外也有事業了。這個老爸爸很不容易出公差，藉著公差到外面到兒子那裏去看看，那一看，到了，這個時候歡歡喜喜很希望的跟兒子見了面，多年沒有見了，希望他談談天，兒子在國外怎麼奮鬥、怎麼求學，現在也希望聽聽，自己在國內些生活情況，也講給兒子聽聽。一到那裏，兒子告訴他，你等一下，等一下幹什麼呢？我這個菜

還沒有買好，那老父親他說不用了，菜不買好沒關係，這個吃一點就可以。我一定要買好，老爸會覺得很歡喜，結果不是那麼一回事，結果是他在買菜，他有很多朋友，很多同輩的，家裏開舞會，開舞會要請到很多人玩，吃晚飯買菜，買來做晚飯。他知道這個，那也沒關係，買菜就買菜，我進來吧。進來的時候，他說你不要從大門進來，朋友看見你來，恐怕這個氣氛，看見老年人有一點拘束，氣氛破壞了，你最好從這後門進來。後門進來就後門進來吧，那麼進來的時候，就在這個後門進來，他說弄一點東西給他吃吃吧，他這個舞會要開始了，接著很快就要吃飯、就要開始了，結果他老爸就在後面，連晚飯都沒有吃。到了第二天，第二天他的兒子又要上班，憋了一肚子氣，就是這樣的。

他這個怎麼來的呢？他就是從外國學來的，講過幾句話，他又是：你老人家還是你忙你的，我有很多事情不能多陪。幾句話說了之後就完了，各人做各人的事情。像這種情形，你看父子的情分在那裏呢？可是在那種社會，他的小孩就是這樣，他在那種社會長大的，他認為好像這不算是什麼不盡孝道，他認為做父親的應該就要

體諒年輕人，他在社會上要奮鬥，年輕人有同一輩的生活圈子，就不應該讓老年人來破壞他的生活情趣，認為這是當然的。所以外國文化跟我們中國文化，究竟是差一大節了，差得太遠了。

講到這裏，我們跟那位朋友就講了，他說是也很多感慨，很多感慨我就勸他，我說我們現在講科學當然是重要，科學進步的時候，道德一定要跟著進步，道德不進步，科學進步的話，這個社會將來是等於一個人的身體裏面，他這個細胞的組織、精氣神的組織不平衡發展。不平衡發展，將來的時候，什麼癌症、什麼各種奇奇怪怪的毛病就會出現，所以道德跟科學一定要平衡發展。我們這裏講這個道德，並不是說只講道德不講科學、不講其他那些學術，可是我們最重要的就是講究平衡的，而現在西洋的只講科學不講倫常。我們現在講文化的時候，看見最終只講這畸形的發展，將來有危機，人類有危險。所以我們現在講到這裏為止，我們懂得中國的詩，它都有包含這些道理存在的。朋友這一倫都是這麼厚道，父慈子孝，父子女孝道當然是更要注重的，我們講這首詩，你總得要了解這一點。

這個文法格局，大家看一看。起聯僅僅是「記荆楚之遊，便知遠有所自」，這在裏面就講過了。領聯「江山地勢夷險，至此截然而分」，這是江入大荒流那領聯。脛聯是「豁顯可觀，正形天地空闊」，月下飛天鏡、雲生結海樓等。領聯「言其景」，領聯是講的景，脛是講「其時」。景是一個是山隨江入，空闊之氣的這個景。脛聯呢，表現時間，表現什麼時間呢？一個是月下、一個是雲生，就把早晨這個時光表示出來了。他說脛聯這個景，鏡是月光或海上這個雲，雲氣升起來這個景，來烘托出來這個時間，這一個特殊的。一個結聯呢？舟雖然是「逆旅無託」，水啊可仍然是「巴蜀之源」，從故鄉來的，表示意思就是仍憐故鄉水。

再下面這一段，這個結構，結構是領聯承起聯，領聯就承這個，怎麼承？隨入。隨字、入字都是詩眼，照映上面渡、來，「渡遠荆門外」這個渡，「來從楚國遊」這個來。脛聯承領聯，照映是平野大荒這種氣象。結聯是結合起聯，結聯這一句這一聯，整個把起聯中間的一線貫穿，把它整個貫穿起來了，筆它分成的有隱的、有顯的，把故鄉照映荆門楚國，萬里是照映「渡遠」的遠、「來從」的從。最終的紆

迴起伏，矯若游龍。好像那種神龍神變化莫測的，莫測的這個龍忽隱忽現的，有時看得出來，有時看不出來的那種形象，這是文法格局表現在這裏。

至於這個聲調譜，它這裏面有特殊的風格，我們就不必講了。這一首詩我們現在雖然沒有講聲調譜，老同學會吟自然都會。過去都學過的常常吟，不會吟的同學，你把這個句子常常念常常讀，讀熟了，裏邊的意思也愈念愈有意思。講是講，這個意思你必得念，這意思細細的，你體驗出來的意思，還不止於剛才所講的那麼多，那麼一點點意思。你念了之後，意思更會體驗出來更多。在這些詩裏面，詩眼就有很多，渡遠的遠字，來從的從字，山隨的隨字，江入的入字，月下飛天鏡的飛字，雲生結海樓的結字，仍憐故鄉水的憐字，這都是詩眼。這首詩講到這裏算完了。

詩階述唐選講(下)

第十七講

山居秋暝

空山新雨後。天氣晚來秋。明月松間照。清泉石上流。
竹喧歸浣女。蓮動下漁舟。隨意春芳歇。王孫自可留。

空山新雨後。天氣晚來秋。

秋季的新雨，新雨後，注重這個後字，這後字是詩眼，為什麼呢？下面的那些句法都是藉著這個雨後來講的，那些寫景、說的一些事情，都是雨後的。「空山新雨後」，就是很少人來往的空山裏面，在剛剛進入秋季下了一陣子雨後。這很有意思，下了一陣子雨後什麼呢？雨後天氣還很熱的時候，下了一陣子雨就很涼爽了，這不是體會到了嗎？

下面一句就很顯然了，「天氣晚來秋」，這一陣新雨之後，以後當然是，現在

既然講雨後，當然是雨停止，不下雨。不下雨這個天氣，晚來，晚來就寫那個秋暝，題目叫「秋暝」，暝字，那到傍晚的時候，就在這個新秋的傍晚的天氣，下了一陣子雨之後這個秋。這個秋字什麼呢？是詩人心裏的感受。本來天氣，雖然在山上，也是比平地要涼快一點，涼快還是很熱，可是雨後又到晚來的時候，這是一種秋意了，有秋天的意味了。秋天意味就是山上有種很爽快、很涼爽的感受，詩的意思就帶出來了。

明月松間照。清泉石上流。

下面就寫景了，這個傍晚就寫著晚來秋，晚來秋後呢？「明月松間照」，這個看起來，一般人說這是寫景，好像是山上當然有松樹，那個月光從松樹的空隙，就是中間，松樹這個空隙當中照，照過來看見那個明月。這樣說起來固然是不錯，可是只是這麼說，還是很淺薄的。你要怎麼呢？從詩這個詞句裏面再去觀想。古來大德講研究佛經不是說要隨文入觀嗎，隨著這個文來觀想意境，我們欣賞詩也是這樣，也是要隨著詩的句子文詞來觀想那種境界。在天氣晚來秋，明月從松間透過來

那種月光，詩人住在山上這種境界，你仔細體驗體驗，他的環境、他心裏的境界，這是一種愈觀想愈能傳神的境界，這幾個字不簡單的，愈念愈觀想，他的那種神氣就愈能夠體驗出來。

還有下面是「清泉石上流」，清泉石上流指什麼？下了一陣雨，山上有小路，也有小河流，雨水下在河流裏面下多了，河流裏面也有水，山上的地上石頭上到處都有水在那流。這個都是流，這是清泉，山上這個水很清的，清泉在石上就是到處流，這是講雨後的流水的這麼一個景緻。

這兩句話都是傳神的，所以現在有很多人畫畫就藉這兩句話來畫。畫畫你要知道，並不是說人人都會畫，人人都不會畫，為什麼不會畫呢？繪畫，無論是工筆畫是寫意畫，下筆誰都會畫，但是造境不容易。想那種境界不容易，初學畫，就是藉古人的名畫，等於寫字臨摹一樣的，他畫出來的跟古人那個一樣的。那等境界是人家造的，學畫的人自己臨摹的、模仿的，原來自己偷了古人這個名畫，叫他自己來造境，造不好。就等於跟我們一樣，我們學字拿一個碑也好、拿這個帖也好，自己

那樣臨、這樣模仿，模仿起來覺得還很好看，去掉那個碑帖的話，你自己寫，上面沒有碑帖那個字，你寫寫看，寫的就不像話。那字你寫的話，你自己那個字怎麼寫的？也是造境的，造的就是創造，這創造就難。畫畫就是這樣，所以人家借用這兩句話作為意境來畫，畫「明月松間照」的一個畫，「清泉石上流」也是一個畫，所以人家王維的詩，「詩中有畫，畫中有詩」，它就根據這兩句話來的，非常傳神。下面就講了：

竹喧歸浣女。蓮動下漁舟。

「竹喧」，從山下到山上來洗衣服的女子，在河流裏邊洗衣服的女子。洗衣服女子，原來下雨的時候，在找一個地方躲避這個雨，現在雨停止了，她要回去，下山回家，回家的時候就歸，「歸浣女」。竹喧什麼呢？山上有竹子，她要找這個路，為什麼找這個路呢？上一句清泉石上流，水就到處流，路上被水流了，她要找能夠走的路，撥開那個竹子，一叢一叢的竹子，她找這個可以走的路然後回去。那麼她手把這竹子撥開來，這個竹子互相搖動的時候，叫做竹喧，發出的聲音叫竹喧。聽

聽竹喧就知道這個浣衣女、浣紗的女子回家，晚上了，那就是傍晚要回去了。

「蓮動下漁舟」，這個山上的有溪流、有河流，河流這個河上有蓮、有荷花，這個有小船，小船是漁人，漁人到傍晚的時候，也要划著小船回家。回家的時候，小船來行駛的時候，撥動了這個蓮，搖動，這個都是寫的那個景，寫景，景裏面就意思，就有情在當中。怎麼說呢？你注重這個「歸」字、注重這個「下」字，浣女要歸，要回去，漁舟順流而下，也要回去了。再問要回去幹什麼？他回他的，與我有什麼關係？他回他的，與王維有什麼關係？大有關係，他若沒有關係寫出這個給人家好看的嗎，那寫著幹什麼呢？當然有關係。關係在那裏，你看。

隨意春芳歇。王孫自可留。

「春芳」，你說這個奇怪，明明是在秋晚，秋是秋意來，怎麼又春芳呢？春天呢就芳草，花木芳草，那來春芳？這個是詩人造句用法，原來就是非常新鮮活潑的。春芳「歇」，秋天怎麼說春芳？他這用一個歇字就夠了，到秋天來，那個春芳萬物都沒有，就可以歇下去了。世間萬法無常，人有生老病死，萬物有生住異滅，歇字

這代表是要休息。你看這個歇字跟上面那個歸浣女、下漁舟有沒有關係呢？這個學禪的、學佛的，參禪的人怎麼參禪？怎麼參法子？參禪沒有其他參法，他就是完全靠自己，飛花落葉的話，處處給他啟發，他一啟發的時候，這就是悟了。虛雲老和尚一個桶底掉下來了，他大徹大悟了，由這個桶底掉下來，他就領悟了，虛空破碎也，大地虛空整個粉碎了。他就是世間萬法萬物不過就像這一個桶破了底，這個掉了底一樣的，整個沒有了，整個是歸悟到大解脫的這種境界了。他由這麼小的事物，他徹悟了，這是處處的教我們，你會研究學問、會參的話，什麼都會參的。王維就是這個參，「竹喧歸浣女，蓮動下漁舟」。在我們普通人看，這個景是好，好是好，好就完了，進一步意思就想不出了。修道的人你看看這個歸字，看看這個下字，喔，對了，這個隱居，隱，你為什麼要隱居？該隱的時候就要隱了，該隱時候不隱，不隱那就有災難來了。

下面這一句就是很顯然，「隨意春芳歇」，春天，那你看花草樹木長得那樣好，可是經過夏天到了秋天，它也要凋謝，凋謝就是歇字，就歇了，萬物自然界都

是這樣的。所以說下面一句話「王孫自可留」，王孫，王孫有兩個意思，前面也講過了，草呢也叫王孫，有一種草叫王孫。拿這個草的名字王孫來代表王維自己，那麼萬物都要歇，該歸家的就歸家，該回去的回去，草木該歇的就歇。那麼王維自可留，留就是留住，就是隱，不要再在世間受到那種塵勞。

王維是學佛的，他懂得萬法無常的道理，自可留。留在這幹什麼呢？留在這裏，剛才講了，不是在這裏享受，是在這裏要好好的修道，道重要。講萬法無常，萬法無常就要有，無常這是一種，這是不對的、不應該的，要在無常當中要體會到有常的存在。無常都是因緣法，因緣生法，緣到了，這個現象就起來了，緣一分散了，任何一個緣其中有一緣一變化了，這整個現象就要轉變。不轉變就不行，不轉變就下一個被動，你必得要主動變，不能主動變就被動的變，那就不行。被動的變，什麼叫被動變呢？比如說拿我們人的身體來講，人的身體到老年來，身體機能一切退化了，一切退化我們還能做那種劇烈的運動嗎？還能跟人家好勇鬥狠、跟人家逞強逞意氣嗎？不行了。就是跟人家一吵架也不行，年輕人跟人家吵架，本來吵架是不

應該的，應該要心平氣和，就是年輕人跟人家吵架，還無所謂還受得了，老年人跟人家吵架，人家還沒有怎麼樣，自己脾氣一來的話，一下子接不過來，自己會倒下去，常常往往會有的。那就自己不知道自己的情況，身體已經變了，自己還不知道應變，還拿自己當作青少年一樣看，那自己不倒楣嗎？多應變、主動變，就是說包括身體的、包括心理的、包括一切事情來往，統統事先早就料到了，早就預料了，自己主動來轉變，他才能夠轉變環境，帶動這樣轉。

王孫自可留，留，他有留的道理，他在這裏好好的要求取這個，在生滅法，這是人的生命，身體一切都是順乎自然，跟那個秋天，萬物到秋天它就要凋零，人到這個中年以後到晚年，他應該要收斂，應該自己要休息。可是懂得道的人他是樂觀的，樂觀奮鬥，這個樂觀奮鬥什麼呢？他在道業上面他要精進，往前精進。道業上精進的話，可以求一個不生不滅的，一個真正的自己，一個真我，一個大我在那裏。佛家叫做明心見性，所以儒家求的什麼呢？這個講究定功，所謂〈大學〉講「定靜安慮得」，這就是修道，這是儒家的。中國的文化你一研究，裏面詩文、一切藝術

都含藏意思，只要懂得學的時候，無處不是道。

下面講講文法格局。文法格局你看看起聯，「空山新雨後，天氣晚來秋」，這一副聯子講究是地點、時候以及氣象，地點空山，時候時令就是新雨晚來秋，氣象這雨後等等。這個都是有這些地點、時間、氣象，全部烘托出來，呈現出來一股清幽的這種境界。你想像這兩句裏面，從這兩句裏面想像在山居那種既清又幽，清是清淨，幽是那一種是沒有人來人世間那一種煩惱。領聯寫靜、寫景，寫那種靜態的，寫這種景緻有高有下，「高下攸分」是高下所分的。什麼高下呢？高是指「明月松間照」，寫的高處，「清泉石上流」是寫地上的，你就看同樣是寫景，他絕對不呆板的，有高有低。脛聯寫動的、寫情的，動態。上面寫松間、明月，寫的是靜態。這個動態是有竹喧、有女子在回家那種動態，有運動下漁舟，這都是動態。動態為什麼寫情呢？情就剛才講的，王維看見這些，這個「歸」、這個「下」，就體驗到人事上面萬物方面，自己想到應該要歇了，這就是情，心裏的感受——心情。「水陸有別」，水指的是漁舟，陸是這個浣女在陸地歸去。所以他寫的時候，寫的筆法也

是分得非常清楚。這個結聯草木都知道時節，人應該有安處。自然界的草木，它都知道有時候，春生、夏長、秋收、冬藏，到秋天的時候是收斂的時候，它就要歇。那麼人在天地之間，是萬物之靈，難道連草木都不如嗎？應該要安然隱居，安處在隱居的環境，這點出來了，所以「王孫自可留」。

這一段是講每一聯這個意思，再呢講連貫了，連貫各位也要特別注意了，一般不懂詩法的人，就是不懂前後的照應，下面這裏講領聯承起聯的上一句，領聯「明月松間照，清泉石上流」，是承「空山新雨後」，有新雨，下雨才有清泉石上流，才有這個景。脛聯承起聯的下句，「竹喧歸浣女，蓮動下漁舟」，是這個晚，這「天氣晚來秋」，傍晚的時候，你看這前後聯絡的照應多麼嚴謹，很緊湊的。這個結聯貫穿了全體，「隨意春芳歇，王孫自可留」，把從空山新雨後一直到蓮動下漁舟，景、情全部的一線貫穿，全體都把它串起來了，這好不容易的。

所以我們自然是詩研究不多，但是也不少了，果然把前面我們所欣賞的這幾首詩，自己沒事的時候，會吟的就吟，不會吟的就常常念，念了之後就念熟了。想這

個結構、想這個意思，一首詩是一個結構，是一個法度，你這個結構懂得、聽得多了，法度見得多了，你自己作詩，你自己欣賞別人的詩，也是門內漢了，不是門外漢了。寫文章，不作詩我們作文章，這個大家都會作的，這個你通常都會用到的，作文章也離不開這個方法的，所謂起承轉合。起承轉合不是專指八股講的，八股文章當然講的是起這一股有兩股，承呢有兩股，轉又是兩股，這個合又是兩股，叫八股文章。那八股文章當然是呆板一點，但是學了這個，雖不講八股，但是起承轉合是必然講的，而且這個非常活潑，這個法則是一定有的。不懂這個法則，不懂起承轉合，這文章不知道寫到那裏去了，下筆不知道怎麼下法子，收筆也不知道怎麼收法子，那就是不懂文法。有了這一篇，這個就懂。這個要多念。

還有看看這個取境，取境的時候，看看你注重這個境，本來這個境都非常重要的，這個境什麼呢？作詩造句固然難，文法前後照應、起承轉合也難，但是這個造境更難。你看他造的什麼境？是這個「空山」，空山已經遠離了「闌鬧」，闌鬧，所謂這個闌字，在城市裏面這個門叫做闌。鬧，就是這個城市裏有人多的地方，就

是熱鬧的地方。空山一定是沒有闐闐的那些吵雜的地方，看不見那些地方，所以用空山。一提到空山，城市裏面那一種喧囂的那種情況就沒有。晚，這個秋晚，「秋晚雨」，再加一陣雨，更加了清涼的這種氣分，這都是造境。造境都是怎麼造出來的呢？就是用這個新雨、晚來秋，這些烘托出來的。「浣女、漁舟」，浣女漁舟都知道要歸去，把這個情，詩人的這個心情都帶出來了。「芳菲知歇」，那個花草都知道到秋天來都歸到這個歇，都停止了。「觀彼物華，胡不知止」，只記得觀想那些物華，這個花草樹木萬物都知道時節，該歇的都歇，人到了天氣晚了，該回去就回去了。胡不知止，何能不知道止呢？止字就是隱居，該止的時候，止其所止，一個人該止的時候不止，不止的時候，那就是普通人了，普通人你不知道止，不知道止不肯止，反而止得更快。一切都不在乎，老年人不在乎，不在乎衰得更快，凋謝得更快，知道止的時候，反而聽其自然更好。所以古人講生理衛生的時候，一切順乎自然，可以活到一百歲。這個身體要注意，這個心理要注意，心裏那些煩惱的事情能夠擱下來就擱下來，身體的那些操勞的事情，不要再過分的勞累。也不能不動，身體不動也不行，動要動，要輕柔、緩緩的，不要做劇烈的那些事情。最重要的，

這個修道，喜怒哀樂這些情緒不能夠隨便的起來，這個都是道，愈到老年來愈是要修道，不修道更不行。

這一首詩在這裏講完了，多念，多念多體會中國的藝術——詩歌的藝術，你要懂得，一知道這個方法往裏面求的話，一方面是欣賞藝術，更重要的是從這藝術裏面有求道。孔子講「志於道，據於德，依於仁，游於藝」，這就是游於藝。游於藝這個藝，從藝裏面往道裏面去體會體驗，又學了藝了，又學了道了，藝的本身就是道。我們中國的藝本身怎麼就是道呢？你知道這個藝的時候，剛才所講的，我們從這些知道，「隨意春芳歇」，懂得歇、懂得歸、懂得留的話，就不要隨便發脾氣了，不要跟人家爭名奪利了。爭名奪利這個只要一體驗的話，身體就消耗，就妨礙修道了，不能夠這麼做的，這就是道。想起了這個，把這個詩這一念，一念就是心平氣和的，心平氣和的話，這就是道。中國的學問，它多方面的，不是那麼嚴肅的修道，你念了詩就是修道，它妙就妙在這裏。

詩階述唐選講(下)

聲 明 書

徐醒民先生所講述之佛學及儒學經典，經整理成文字書籍或電子書（文字檔光碟），所有著作之重製、公開口述、公開播送、公開傳輸及流通等行為，同意皆不受時間、地域、次數、對象等任何限制，任何人均得自由利用，但任何人均不得加註版權所有，或任意更改內容，改變著作原意，影響大眾權益，亦不得作為營利為目的之用。

公元二〇一九年十二月恭印結緣（贈送品）

詩階述唐選講（下）

講者：徐醒民先生

出版者：雪明講習堂

住址：彰化縣花壇鄉長春村福德巷二號

電話：〇九三二七〇八四八七

承印者：昱盛印刷事業有限公司

住址：臺中市西屯區永輝路八十三號

電話：（〇四）二三一三八三七八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(CIP)資料

詩階述唐選講 / 徐醒民講. — 彰化縣花壇鄉：
雪明講習堂，2019.09—2019.12

冊；公分

ISBN 978-957-9649-62-9(上冊：平裝). —

ISBN 978-957-9649-93-3(下冊：平裝)

1. 中國詩

821.4

108014350